



三山鄭菊山先生清雋集序

雋祖克



儒有古君子之風始可以曰儒、非止於文章之謂

文章者所以發揚其實詣而著見於實理也豈可空有其名哉



鄭菊山先生蓋抱其實而當其名者在昔林廣齋周伯弼行輩當時人物林、為如龍虎不可測如鳳凰不可觀非有以自植立於天地間何以與諸公相參錯照耀一世豪傑之耳目耶曩聞先兄秋堂先生望曰先生人物昂然氣節挺然議古喻今無不的當惜不見用於時然所言皆正大所守甚清苦其古君

子欽早年遊京師即有聲晚年嘗主安定和靜二書院講明道學。者益尊敬後註易將脫藁而逝頗多雜著文章有詩曰倦遊藁今山村仇君撫四十首曰清雋集遂冠於所南翁一百二十圖詩之首庶幾知有所本橋梓輝映抑亦俱有光焉菊山先生諱震字叔起福州連江透鄉人慶元己未生景定壬戌卒葬於吳中甌山所南翁名思肯字億翁併序及之大德五年後學鄱陽道約柴志道序

小山堂鈔本

三山鄭菊山先生清雋集所南翁一百二十圖詩附
山村仇遠仁近選

爛柯山

春風萬古洞門開塵世興亡是幾回碁局至今無處覓樵人於此遇仙來飛果橫跨丹虹影絕頂平鋪白玉堆天上竹無好著斜陽下嶺共徘徊

卜居

久欲謀歸力不任浮雲蹤跡漫巢林功名未入屠龍手貧賤常懷買濯心月下開門微雨過樓頭聞笛二更深世間萬事俱陳迹空倚西風閱古今

自黃山還途中作

屈指還京十日程，每逢歌處問村名。
春沙渺渺溪初漲，夜雨垂垂曉又晴。
山下有人傳席出，店中欲飯見牛鳴。
天涯行客無寧日，不及田家業在耕。

謁岳王墳

我來拜謁岳王墳，松柏蒼蒼上宿雲。
臣子報君終一死，杖笏賣國欲中分。
膺揚當日誰能及，雁叫中原不可聞。
石馬石人山寂寂，英雄於此憶將軍。

次照海巖韻

便騎老虎不須鞍，忠孝私人出軍官。
人為講經千佛

小山堂鈔本

現加伏對御六危，寒指頭有月安羅冷。
舌上懸河海水乾，聖主賜衣浸大地。
西方因工未為寬。

再登南樓

客中重上倚層臺，天濶雲收八面開。
鳥帶岳陽秋曉過，浪涵已峽影西來。
諸營種柳今何在，老子登樓得幾回。
自是江山雄壯處，且止不必問寒灰。

思耕

五湖漸老身山澤，本來心經濟不敢問。
耕耘猶可守一頃，半頃許三更二更深。
親用荆榛近雞酒，開塵襟

曰為古荆州翻成一以段愁孟嘉曾落帽王粲山終
樓唐鄧通襄路陀替呂溪流太平官府盛昔日欠未
遊

宿虎丘

到曉歸不去回而此宿休雲深千古寺月冷一天秋
崖裂池如束天虛塔欲浮最空初日上高處看烟
收

宿洞霄山中

入山对八月嵐氣似深冬巖洞生風雨窠巢落松
松山中九重鎖月下一般鐘警者非人世今秋得畢

小山堂鈔本

逢

喜靜

素未嫌僻靜今漸与相安師友凋零盡年時出處
誰春風雙旆暖夜雨一燈寒沫泗曾顏輩何曾作好
官

餘杭早發

早發及程期蓋輿帝月低山中如白晝斗下渡清
溪群動霜初落四鄰雞未啼惟聞兵連鋪星急过淮
西

餘杭道上

五年茲路上頻往人頻還歲月孤松老風霜苦竹
斑溪流天日水雲出洞霄山馬上回闕眺撐撐宇宙
間

病後

漸懶說功名修真喜道徑淒涼秋醜雨空閣夜見
星有病色先見無心夢最靈指前風葉響近又威飄
零

歸本好

歸去豈不好平田帶淺林春猿鳴雪湖澗晴日上雲
岑世久無鳴榔時當季辰禽吾生今老矣梁甫豈能

小山堂錄本

吟

送友人之淮

積得讀書身從教此道貧逢秋為遠客知己足何
人天下方多事西尾至不仁但於登眺處杯酒莫肆
頻

吳江三高祠堂

吾拜三高堂三高在何許香炉上蒼苔破屋落大
墮雨石泐水彈痕地洞龍潛必清菟汗漫游芳名垂
萬古

吳江太湖龍王殿

吾認危王殿龍王在伊許太湖三禹頃水族危為
主離、明月宮妝、寒烟渚天下有旱煙吾亦能行
雨

荆南別賈制書東歸

来时秋雨滿江樓
啼日春風度客舟
白首荆南天一
角
月明吹笛下揚州

送友人之鄂

湖海声名落搢紳
由江向鄂迺鱗
頃君黃雀棲頭
看天下英雄有幾人

晚春即事

小山堂鈔本

輕寒時節牡丹開
葉底青、又見梅
行外數枝楊柳
薄一春鶯燕不曾來

荆江口望見君山

荆江、口望漫、一白無邊
夕照寒、只是青雲浮水
上教人錯認作山看

繁昌江邊見兩獺祭魚人乞向侬

寒食清冰在客途
片帆漂泊老魚廬
松楸方底無人
掃忽見江邊獺祭魚

虎公尹和靜書院示開講

從前聽者如
是日聽者衆

和靜書堂八面開
新分半席在山隈
若無人聽都歸

去傳語生公借石未

為九華王此山賦寧石我山有亭石

我謂汝山天作石，不來石人不識千年野雀獨見
君石上採芝石上喫

閔山月

霜下月色白如飛，月色黃元人此暴露未有不辜
傷滿野，觸麟骨依山魚雁行，初連与翰海，慘淡更蒼
茫

志歸歌

志歸山赤壁水江有蛟龍野有蛇，池天蒼，雲茫

小山堂鈔本

周瑜于此去，曹操板石萬古隨風長

君乘黃

君乘黃，臣乘青，二乘先後如流星，君乘黃金漆照鏡
臣乘青竹織，你編道逢相揖，尖恭敬君乃偃，傷莊其
形，世人多認車与星，交道如此今猶馨

天高

天高，兮色，青，愈沉，兮星，燦，不知余命何所
繫，兮何星

採桑曲

晴採桑，雨採桑，田頭陌上家，忙去年春，春十分

熟吞姑只看麻衣裳

樵歌三首

上山斫山：丁亥下山嵌山、稜層秋殘日暮歸來
晚茅簷洗脚月又明：朝早入芙蓉城

入城不識公与御行歌道上旁無人衣衫藍綉鶉百
結與妻索及妻生嗔那知不來未買口

山坳采着牧牛兒白石鑿、蒙茸披綵公無人寧感
死獨吹觥粟誰知得不如採樵同路歸

讀馮道傳

西山有薇二子採之二子竟死薇不療飢匪惡周粟

小山堂鈔本

食不下咽君臣豕重波蒼者天尔道何人教主一身
有何顏面冠冕指紳爵固諸矣寧死道違曹操不帝
清謗凜然

短歌行

覽鏡摩挲歲月蹉跎道長命窄憂慮如何、以消除
非酒莫能祛醉來不見醒復如初死猶鏘、孔孟皇
皇何非何是孰若孰終日出早夕月出皓兮無几無
雨可以同携人生朝露保不及暮青、纍、皆足墳
墓天机轉深轉用勞心不如坦為驅遣光陰

飲馬長城窟

飲馬長城窟下見征人肩長城窟雖深見有不見心
誰知征人心怨殺奉至今北邊風打山草地荒漫
五月方見青七月霜便寒古來無井飲齎帶糧尽乾
自從征人掘此窟戎馬飲之如飛翰朝呷一口水暮
破千重向問關秦皇極是合道理長帝城萬里誰
能比

鄂州雨樓

淳祐六年冬十月我來獨自上南樓曉霧江山都不
見霧收日出城東頭照見漢陽樹照見鸚鵡洲浪濤
江漫出岷峽洞雲庭雲夢天共流入船如尾捲寒

小山堂鈔本

碧小船如葉飛共講費禱霞珮跨黃鸝洞賓玉笛橫
清秋沉寒燬兀不可狀用闔風雨晴烟浮空中一
都照見照見今來古往絲粟有限愁底即逐客心膽
大醉欲搥碎醒又休此山此水長不老英雄消盡山
水留何當大雪夜明月摩挲老眼看九州春風吹雪
又紅綠牛羊被野邊無憂

洞庭君山碑

打附戎蜀船行

山為君兮水為臣水為臣兮象為兵君有定臣兮
兵言定形知山知水兮知君臣之性情不知師不
知比兮又奚知用兵之精余經山之外兮觀山水之

香冥隄氣葱鬱兮或天香而危腥烟雲變化兮或
狗狀而人形風濤胸洶湧兮或崖之而天平或夕
陽兮漁歌或晚霜兮鍾聲或雪下兮雁叫或恒丰兮
鼉鳴或仙人張樂兮霞珮之軒或神丁從駕兮車
騎之麟冬寒春暖兮湖草幾番之青今求古注
兮人物幾代之廢興嗟余行役兮顧鬢影之星無
由登山臨水兮與鷗鷺盟北風吹袂兮又將之荊州
徘徊不忍去兮聊以歌曲而行

碎乎吊富沙梨山大王祠唐詩人李頰也

梨山之陽兮有廟煙州人祭享兮酬酒推羊王

小山堂鈔本

之未死兮守土地方王之既死兮州人不忘建山之
峭兮建水之長建杭之繁兮建茗之香州人禱福兮
王錫吉祥兔之未歆兮雲旗出蛇虺遁伏兮松桂
芬芳梨花燁兮王之甘棠自古詩人兮憔悴異常
王之爵位何啻于唐昔駕五馬兮今衣袞裳詩人之
窮兮詩人之昌

招兔酌翁賓賜

君之在世帝勅下君之謝世帝勅回兔之為及性原
以氣之為物情本開於戲危兮鳳兮神氣盛噫嘻鬼
兮歸兮女塊埃身可朽名不可朽骨可灰神不可灰

采石招月李白非醉未陽避水子美非災長孫王吉
舍不矢玉川老子詩不俳新城羅隱不奇特錢塘潘
閻終崔嵬陰兮鬼兮曷往陽兮鬼兮曷來君其序
未故交寒落更散漫君其序未帝城絢爛可徘徊
君其序未東西南北不可太多君其序未春秋霜露
令人哀蒼之明吾無与笈葉之陶君吾實若摧晚猿
嘯吾聞淩墮宵雀之吾見心猜玉泉其境可覽西湖
其甘可杯孤山暖梅香可嗅蒼翁葵薦菊之隈君其
序未可伴逋仙之毒吉此又奚之訖

所補翁一百二十圖詩集自序

昔嘗序湯西樓先生壯遊集云天地之靈氣為人，
之靈氣為心，之靈氣為文之，靈氣為詩蓋詩者
古今天地間之靈物也吾生也冥頑其不靈于詩不
靈于文不靈于心不靈于人也久矣棄物若然者孤
孤枯，迺，疎，是誠不靈不然也以其不然不靈
也凡有求求皆不作絕矣若絕若作絕侶和漸絕諸
絕以了殘忘尔今我遇圖而作或遇事而作而或者
又欲俱圖之胡然乎乃然彼不然，而然悠悠不絕
而絕於不絕以言作，其可不作將欲實夫不靈之

矣以為其靈、乎其不靈、乎此其可以滿目青
山綠水垂埃於無窮、言窮無窮也耶

祈南翁一百二十圖詩集

黃帝洞庭張樂園

天水相涵萬象清、咸池真樂妙無根、大音豈在九霄
外、有意聽時却不聞

堯民擊壤圖

百姓相忘堯帝春、耕田鑿井淡無情、只今正是何年
月日、月從東向生

巢父洗耳圖

萬事喧、雜響中細參、巢父意無窮、須還車掬溪邊
水、方始教君耳不聾

許由棄瓢圖

天下搖頭不肯為，恰如飄掛老松枝。
許由不在箕山在，千古高風屬阿誰。

呂望垂釣圖

八十翁翁心尚孩，渭濱痴坐弄徘徊。
當初若是逃名者，誰要文王上釣來。

夷齊西山圖

扣馬痴心諫不休，既拚一死百無憂。
因何留得首陽在，只說商家不說周。

老子度關圖

紫氣東來壓萬山，老聃吐舌咲開顏。
青牛車外天風濶，搖動當年函谷關。

紀昌貫虱悟射圖

從來絕藝欲超倫，何止彎弓用意深。
覷破微塵微極處，忽開大地見紅心。

鍾子期聽琴圖

一契高山流水心，形神空靜兩忘情。
似非父母所生耳，聽見伯牙聲外聲。

伯牙絕絃圖

終不求人更賞音，只當仰面看山林。
一雙閒手無聊

賴滿地斜陽是此心

榮啓期三樂圖

生死悠々付老天啓期三樂亦超然此身不得為男
子空活人間九十年

伯樂相馬圖

冀北群中不可由如龍走地絕無傳何勞伯樂一相
顧抹過西風教百州

莊子夢蝶圖

素來夢覺兩俱空開眼還如闔眼同蝶是在周二是
蝶百花無口罵春風

小山堂鈔本

輪扁諫讀書圖

輪扁釋椎開口諫國君據坐展書開古人糟粕終枯
淡誰醉天然滋味來

卞和泣玉圖

大璞中函天地精卞和抱出愈分明一番剛足一番
哭殺世人無眼睛

甯戚飯牛圖

斯人豈是飯牛者浩嘆空懷扣角悲說到漫々長夜
處南山白石也攢眉

孺子濯纓圖

秋影澄、湛碧波濯纒人遠意如何臨風歌罷飄然
去賣弄滄浪清處多

葉公畫龍圖

神物難傳變化時葉公眼外泄天机一從親見真頭
角滿手風雲雷電飛

孟嘗君度閨圖

狐白裘邊事若難孟嘗門下亦何顏若無益智翻身
去半夜焉能度此閨

屈原九歌圖

楚人念、愛清湘苦憶九歌頻斷腸只道此中皆楚

小山堂鈔本

國還于何處拜東皇

屈原餐菊圖

誰念三閭久陸沉飽霜猶自傲秋深年、吞吐說不
得一見黃花一苦心

范蠡扁舟圖

鳥喙無情奈若何功成只合理漁蓑躍身吳越與亡
外一舸江湖風月多

毛遂脫穎圖

十九人中不數君當机勇辯獨超群若非末後脫穎
出多得英風潑楚雲

魯歌器圖

此心安分即逍遙無欲何愁外境搖蕩有秋毫失中
正一杯水亦不能消

列子竊鈇圖

宇宙茫茫盡坦途莫將得失自相辜胸中若有一些
子大地山河俱竊鈇

秋胡子圖

即歸猶未到家中艷語勾春妾面紅耐耐相逢不相
識梅花那肯戀東風

西施捧心圖

小山堂鈔本

蕩盡吳王醉後春化為顰笑艷精神當心一點痛得
別直是妖嬈惱殺人

驪山老姥磨鐵杵欲作綉針圖

欲化鳧蛇生聖胎驪山微意孰能猜純鋼一塊都磨
盡不信織毫眼不開

秦女吹簫圖

弄玉飄飄、仙女姿鳳凰低舞父相期簫中應有別一
曲飛出青天影外吹

湘靈鼓瑟圖

霧質烟姿雪月心凌波無跡似多情試聽誰在湘江

上彷彿秋風曲教聲

毛女圖

六國傾城輦入秦
深花密柳鎖青春
神仙自有長生路
豈是阿房宮裏人

徐福採藥圖

仙藥長生不易求
仙山可在海東頭
祖龍滅盡諸侯後
徐福却來嬴一籌

青門種瓜圖

百二山河勢莫當
咸陽誰付與高皇
盡嫌嬴政鮑魚臭
爭慕邵平瓜圃香

小山堂鈔本

漢高祖將韓信圖

先入關中得計多
彭城永是漢山河
不操擒縱英雄手
韓信何由肯倒戈

張子房遇黃石公圖

三度橋邊伺老仙
始將兵法盡相傳
不知躡足此一計
還出書中第幾篇

四皓圖

擘紫芝巖石隈
避秦有地似蓬萊
可憐白髮坐不定
又被漢朝呼出來

周亞夫細柳營圖

細柳營中作略殊寧容直入驟先驅不因一見入門
訣文帝何曾識亞夫

李廣射石虎圖

怪石蹲身草芥中錯疑猛虎噴腥風何消重賞將軍
力只在當頭一箭功

董仲舒不窺園圖

西漢諸儒君最醇無人見面意應深三年盡力窺經
史一旦看花了古今

蘇武牧羊假寐圖

十九年間墮渺茫飢寒噬雪齒生香一心只夢飛歸

小山堂鈔本

國雙眼何曾看見羊

蘇李泣別圖

同為武帝一時人忠逆分違感慨深早信子卿歸漢
去淚痕滴、滴黃金

司馬相如題柱圖

初上昇仙何慷慨重來衣錦頗從容男兒意氣當如
此透過禹門方是龍

張騫乘槎圖

牛女宮中事若何親身曾得上天河逢人莫說支机
石漏洩蒼、意已多

翟公文情圖

翟公冷語久逾新漢世交情古亦今不被死生貧賤
轉此時方始見人心

朱買臣賣柴圖

年當五十始滌華覆水難收重嘆嗟豈信後來春色
別滿柴擔上盡開花

二疏東門祖帳圖

昔日美哉二大夫東門祖帳耀通衢太平時節獨先
去闔國人知此意無

嚴君平垂簾賣卜圖

多是垂簾自養神僅能了日即安貧不離忠孝談玄
妙豈是尋常賣卜人

皇初平牧羊圖

兄弟參商四十春金華山裏問斜曛相逢不是牧羊
客白石巖頭冷笑君

西王母蟠桃宴圖

玄圃遙開物外春萬仙歡笑動精神蟠桃種子今猶
在誰是三千年後人

嚴子陵垂釣圖

新莽紛々未有涯桐江山水頗為嘉無心偶向一絲

上釣得清風蒲漢家

袁安卧雪圖

飛玉推寒二丈過杜門僵卧養天和
不愁屋外六花大但覺胸中清氣多

高鳳讀書漂麥圖

癖愛詩書苦未休肯將俗事掛心頭
等閑痛快語言外那見雨來和麥流

張天師飛昇圖

玉局曾經拜老君子孫今尚宜玄文
要知龍虎山前意但看空中數片雲

小山堂鈔本

王粲覆碁圖

鴉鷺爭飛局、殊便生國手亦難圖
未嘗落子有一着王粲還能覆得無

先主三顧草廬圖

抱膝高吟梁甫時卧龍致雨未為遲
若無三顧草廬意剖出心肝賣與誰

孔明出師表圖

一身英氣射光芒北定中原事轉長
落得兩篇出師表至今只是漢文章

孔明成都八陣圖

孔明抱義耻偏安不道中興事業難
賴有石頭知落處任從人換八門看

王祥剖冰圖

母病杯羹意未諧解衣竟欲卧冰開
有心直透清波下安得無魚躍出來

王衍舉阿堵物圖

口不言錢早不同阿須相試若相攻
今朝叱去阿堵物一室玲瓏分外空

竹林七賢圖

清談何補晉江山誰与中原了歲寒
惟有白雲三四

小山堂鈔本

片飛來自問古琅玕

王子猷看竹圖

秋沁薇之骨亦清翠光如水漾空明
只圖一見此君面誰更問人間姓名

王子猷訪戴圖

雪夜懷人泛剡溪造門而返是還非
不曾相見猶相見蒲載清風獨自歸

阮籍醉眠酒家圖

少婦當壚應怪人陶公一覺了殘更
無情不作如花想夢醉鄉生月明

劉伶荷鍤圖

酒國韶光無際涯大人境界絕朋儕生來自有一方
地何待醉終總始埋

戴安道破琴圖

獨抱洋々太古心王門何苦欲相尋狂來寧可破琴
去不許俗人聞此音

畢卓甕間圖

醉玉顏來欲化仙一窪和氣藹芳妍終宵自向華胥
去吏部何曾甕下眠

孫康映雪讀書圖

孫康苦志惜居諸雪夜無燈只有餘冷地白老生破
屋自然開眼見詩書

張翰思葦鱸圖

名爵雖榮心最苦葦鱸有味食無厭後來京洛風塵
暗轉覺吳淞江水甜

孫楚枕流漱石圖

孫楚匆匆誤答時說來頗與事相違枕流漱石翻為
妙活弄胸中倒一机

庾亮登南樓圖

老子情懷頗滑稽登樓恰喜月明時雖然於此與不

淺要且諸人知不知

周處除三害圖

一朝周處奮英豪三害皆除豈憚勞若是不能降自
己縱屠龍虎不為高

王羲之蘭亭圖

猶記蘭亭三月三流觴曲水暢情酣分明一段永和
意好向羲之筆外參

桓伊三弄圖

傾蓋相逢不問誰知音那肯露心机一声吹破清秋
影鷺散閒雲各自飛

小山堂鈔本

車武子聚螢讀書圖

武子耽書不暫忘練囊終夜照凍涼讀來讀去東方
白笑殺流螢教點光

陸績懷橘遺母圖

獨薦霜丸意不安誰供甘旨侍團栾暮然憶着孃生
面萬樹黃金盡喜歡

吳隱之飲貪泉圖

外物終難換肺腸隱之清介頓生在便教飲盡貪泉
水只覺通身白雪香

郝隆晒腹書圖

七夕庭中羅綺乾鄰家應是鄙儒冠文章滿腹無人識鋪與青天白日看

陶淵明三徑圖

老氣蒼寒松樹活閒情出淡菊花開一條古路無人走還且與誰相往來

陶淵明對菊圖

彭澤歸來老歲華東籬儘可了生涯誰知秋意凋零後最耐風霜有此花

王孝伯痛飲讀離騷圖

名士天生磊落才只耽痛飲罄樽壘誰傳一味解醒

小山堂鈔本

法歌斷離騷眼自開

許真君飛昇圖

鐵柱遺蹤尚儼然五陵後必出群仙當時謔姆說甚麼四十二人都上天

孫登長嘯圖

碧眼空々照九州阮公不是我同流劃然長嘯誰聽得獨有蘇門山點頭

王烈餐石髓圖

五百年方開此山寒光浮暖濕而乾明々正是洪濛髓只恐凡人不肯餐

桃源圖

長城徃後苦咨嗟
澧水偷春隱歲華
有耳不聞秦漢
事眼前日賣桃花

爛柯圖

日出樵柴日落歸
几年黑白夢紛飛
看來直待斧柯
爛始悟老仙碁外機

延平躍劍圖

白晝平津湧似雷
盡驚靈物出塵埃
倒翻三尺揮空
去對舞雙龍破浪來

陶弘景三層樓聽松風圖

弘景岑樓掉太清
萬龍捲翠響泠泠
此心不出三界
看一片秋聲何處聽

文選閣圖

太子奢華能幾年
盡將春夢付荒烟
錯聽古調一兩
拍空喚斯文教百篇

唐明皇遊月宮圖

玉仗飛行取太空
須臾徑到廣寒宮
三郎曾次無高
見落眼蟾蜍光影中

李靖天瓢圖

夢裏騎龍出八荒
掃空熱惱作清涼
不消數滴天瓢

雨淨洗娑婆透骨香

王勃滕王閣記圖

王勃清才俊不禁爛鋪艷錦賞知音空餘高閣青雲裏誰識落霞秋水心

狄仁傑白雲親舍圖

駐馬回頭眺碧空河陽在望去匆匆吾親雖舍白雲下豈出梁公一念中

孟浩然歸隱圖

明主憐才若賜官奔馳微祿負家山狂吟一首笑歸去蒲路秋光上醉顏

小山堂鈔本

李太白硯靴圖

斗酒未乾詩百篇、、奇氣走雲烟自從捧硯脫靴後笑看唐家萬里天

杜子美茅屋為秋風所破詩圖

雨捲風掀地欲沉浣花谿路似難尋數間茅屋苦饒舌說殺少陵憂國心

杜子美騎驢圖

飯顆山前花正妍飲愁為醉弄吟顛突然騎過草堂去夢拜杜鵑聲外天

子美孔明廟古柏行圖

諸葛甘棠歲月深霜皮黛色鬱沉、尚垂清蔭蜀國
裏一樹風霜千載心

韓昌黎祭鱈魚圖

朝奏空言暮遠途藍閔飛雪漬衣裾豈期去國八千
里此意猶能化鱈魚

柳子厚賦寒江釣雪圖

空玄影外渺孤舟不與漁翁意思侔萬頃風濤一天
雪且看誰解下金鈎

盧仝煎茶圖

月團片、吐蒼烟破帽籠頭手自煎七椀不妨都吃

小山堂鈔本

了恣開咲口罵群仙

陸龜蒙茶灶筆床圖

笠澤往來無定期煮茶垂釣醉吟詩一船清致終難
盡不是散人應不知

公孫大娘舞劍圖

纖手生風攪畫寒好花翻影艷清歡試看不犯鋒鉞
處舞碎晴空雪一團

張果老倒騎馱圖

云是堯時丙子生狂踪怪跡恣恣率情拗馱面目不須
看一任騎來顛倒行

張志和漁父圖

蒼雪春深花滿谿一鈎翻動碧琉璃
暮衣翁笠俱有意不到斜風細雨知

藍采和踏歌圖

踏歌中天地開紅顏春樹莫相催
藍袍轉破轉奇特別看仙人舞一回

鍾呂傳道圖

鍾呂喃喃手指空應談玄牝妙無窮
都來造化只半句不在丹經文字中

呂洞賓賣墨圖

鍊就玄玄一塊金朝唐暮寫愈精神
先生此墨初無價不識誰為買墨人

沈東老遇呂洞賓圖

東老忘懷相遇時洞賓爛醉以為期
聊題不涉毫端句早被石楠皮得知

巴山楠中圖

剖破渾淪一殼寬二仙飛去已雲端
須知楠裏封塵別莫作几間勝負看

中秋苦雨趙知微登天柱峯賞月圖

人愛中秋月色同忽驚涼雨翳昏鐘
如何只隔一重

膜不見仙家天柱峯

南柯蟻夢圖

忘了堂、六尺身鬼花生艷幻微春絕情蟻窟無分
曉迷盡古今多少人

崔護負水圖

哭折東風轉有情俄驚蒲面笑容新當時飲水今猶
醉別是桃花半點春

倩女離魂圖

有心誰怕鐵為牆直透虛空未易量若問合離真偽
事蒲池綠水喚北鴛

小山堂鈔本

崔智韜虎妻圖

佳人睡覺失青山惡毒心腸賣笑顏認得皮毛一歸
去花枝無艷虎全斑

玉川長鬚赤腳圖

慣立煎茶屋角頭低眸頻候雪花浮一奴一婢亦作
怪不為先生破屋愁

陳搏睡圖

五季干戈亂似麻慵將醒眼閱年華勦、一覺華山
裏誰問春開幾度花

逋仙探梅圖

雪壓咸平處士家凍雲鎖暝苦相遮欲知天上春消息只覓南枝第一花

蘇東坡前赤壁賦圖

泛舟赤壁痛銜孟孟德英豪安在哉何似江山風月妙不從自己外邊來

李伯時所畫太一真人蓮葉舟圖

太上真人妙出神聊乘蓮葉下南冥若人歌識空涼境但誦薰風一卷經

無名氏巡簷教修竹圖

四簷玉立碧重日終日相看眼亦空何啻教來千萬

小山堂鈔本

个不知那个美清風

一百二十圖集終

錦錢餘笑二十四首附

或問錦錢者何義曰以錦為錢者雖美觀實无用也

有時發一笑清於萬壑水有時吐一語濁於三月春所以天地間不着如是人任之波波走永劫長沉淪

昔有古先生忒殺不唧溜拈得一枝花失却一張口白晝叫不醒徒爾打筋斗若欲了此意但飲一杯酒

晚年闔閭國僑寓陋巷屋、中無所有事、不具
足終不惜人口伸舌覓飯吃以此大恣縱罵人笑吃
吃

山中一溪水絕与衆水別不解飲清風只解醉明月
一片清冷意活動流不徹何勞濯纒人再三苦饒

舌

我家南山南日月最相愛清光潑面來只是無人
買我昔買得之翻手恣買賣山北諸草木也只得禮
拜
佯狂真佯狂踏碎東風影一任東風吹花意亂不

小山堂鈔本

定鬧、人叢中人、喚不應借問老先生莫教是姓
鄭

頭帶爛紗巾腳踏破鞋底不知以何道踪瑋宇宙
裏或恐是達人毋乃是痴子我亦欲問之面冷似鉄
鬼

我有一句子朗、最分明問水、亦笑問石、亦嘆
獨有老枯樹聞之弥精神從此開笑面惱殺天下
人

崛強數十年只弄一枝筆、是無根花日月常結
實千、萬、顆、顆如紅日日、採將來布施十方

佛

蒼蠅亦奇哉腹內矢何物黑者變為白、者變為黑
不換人活眼何以化流俗我來闍浮提却喜無此
術

一火陶鑄來莫不皆完具豈有一造化而勞別父
母可憐生育者當面不辨主此理甚無數唾汝化為
土

不怕明日死且喜今日活拍響浪獸擊飛誰訊挑撻
直送雙眼去天外破毫末虛都橫上唇口門人寸
闊

小山主鈔本

三、即九、數之何曾有九、非三、指來不用參
蒲頂髮鬢鬚蒲面滑岩嶼不知死日至只是弄痴
憨

嶼、岩谷中盡謂是白石一見一摩抄老眼滴寒碧
絕無一點香蒼頂直堅立當道橫黃金惜哉無人
識

叫笑舞荒唐面上生雪霜一味呵呵笑赤腳走四
方明月忽見憎、我太枯清我亦罵明月罵月弄光
明

每愛入深山最怕石路惡剝樹斫木屐堅欲護双

脚卽忙着將來步、單落、從教世上人罵我錯、

錯
二十餘年來非不喜飲酒近日青天痴也逐世人
走罵詈古冰雪讚嘆新花柳安得不獨行鼻角挿入

飄、山中行与雲同出沒飢來餐生石入口細無骨
滿吻流甘香不嚼而味出幽禽獨賞音教声不可
忽

生來好苦吟与天爭意氣自謂李杜生當趨下風
避而今吾老矣無力收鼻涕非惟不成文抑且錯寫

小山堂鈔本

字

昔者所讀書皆已束高閣只有自是經今亦俱忘
却時乎歌一拍不知是誰作慎勿錯聽之也且用不
着

突然出身來撥却青天轉擊破古洪濛碎作七八
片、片生春風散作花柳面面、冷眼笑何處不相
見

頑絕、頑絕以笑為生業劉道黑如炭誰知白似
雪笑殺娑婆兒尽逐光影滅若無八角眼豈識四方
月

叫賣沒底有、價不敢道拾得一塊泥勝如萬塊
官如此至鷓突直是不老草逢人但點頭好、好、
好

何待死方休即今骨已朽奇特動天地也擲向背後
咄這臭 囊恣情開大口幾番說得風驚落虛空走

大德辛丑吳中義梓

所南翁文附後

鄭所南先生文集

我家清風樓記

有以巖陵清風閣記示吾者正恨不能飛上當富春
山頂恣觀千尺釣臺焉吾矍然而言曰未能遂其起
適之志深有愧於古人吾當自作清風樓記非東坡
所記之清風閣亦非能越山赴官齋之清風樓白曰
清風樓者願吾皆非吾清風樓吾無家焉有樓、同
無風則有昔乾坤一索風雷生再索日月出三索山
降具先天之乾初爻始動曰巽六子首出莫先于風
乾天初以陽測爻為陰柔散一氣撓于禹物曰雷曰

日日月日山曰降曰晴曰雨曰寒曰暑曰萬物咸有
資於風六子最柔順最能變化天理地之机莫妙于
風人但見無形而吹有觸而空入萬物之不可入至
八荒之不可至其風也殊不知宣乎四時晝夜之中
柔風也持乎萬古虛空之外剛風也是以乾坤二子
最周流最無遺邊際莫大于風、之為風抑神矣風
之變化皆不同風之名亦皆不同又曷為清風微噴
囊口浮偃栢枹飄蕩而來近徐而吉有雷者輕、
冷、透骨瑩快一停妙哉一停奇哉此空闊閑靜之
可天地一時之清風非古今不息之清風是果何風

小山堂鈔本

道德超邁之清風也蓋允武故人莊子陵先生其人
也胃中^空、無物不旨以眼垂視半當吾半愈飛上
客星不覓羨家江山亦俱為之精神本亦無心以一
絲之微高懸東都二百年名節至今人仰先生如在
天上尚見其標致散而為清風併仰懷許由伯夷叔
齊屈原子陵輩其意遠矣丈夫焉能尾、于人之
後乎微斯人出後世皆走於威福之下足以殺其心
而役之許由志天下之有君無君夷齊痛天下之皆
無其君屈原傷一國之不有其君子陵喜天下之再
有其君此狂奴之所以大恣放其老狂也大拉古今

起適之人所出之時皆不同所遇之事亦不同高懷
勃即則同輝、煌、俱不可當寧不以萬乘非為不
尊萬鍾非為不貴吾之所尊所貴者惟終身以天理
行吾之志而已大開懷抱純是古意初不見其有地
俱未嘗有所遺萬形而孤狂起万濁以立命永吹
此香浮動終古其清天至矣非獨一時薰其風者料
撒其棄夢瞠寤瞳角直欲挈共百世之下措於百世
之上与天地風雷日月山澤駘其昏滯還我明朗有
能天地之風之所不能似或有過於凡之行乎天下
入乎萬物故其感動鼓舞治世人心厚、然若决水

小山堂鈔本

就下必歸於海又莫先莫妙莫大於此之清風彼性
風之巔巔且不能終朝而此風此意最清最淡最有
味最久遠最自然而不然胡然而然以其有不可泯
滅者存焉儒哉儒哉吾弗得而見許由夷齊屈原子
陵輩矣吾井得而見許由夷齊屈原子陵輩矣將何
以為吾清風棲然吾之清風棲非天地之清風亦非
有起適道德之清風特吾自清風其非清風耳非清
之清風而吾風非風之風清而無清非世界為世界
鏗鐸萬象為窓戶非窓戶玲瓏八絃何待見披拂草
木始起于上揀下字何必款篤竟天人有藉於机動

籟鳴嗟大塊之意氣安能疏而為此情縱擎天之
狂起豈解復而為此屋既不聞墮於十二重之間必
又過於九万里之連誰動誰靜消息出入無成無壞
基比堅密其氣匪天地之氣其形匪土石之形此意
不可得終莫見其推雪送雨之迹可見苟不高何以
空其憑欄眺遠之心莫盪沉寥而突兀沉寥不見高
胡而擎聳高明拔乎揚沙之怒號飛塵未悟天然多
景消暑之品類騷人終物為轉鵬搏鷲退豈從於南
北東西而至鼠墜燕室只為是杞梓楸楠所建欲辟
大江千帆寧如此快何止吉地百尺無所不見好翻

天上至活之机輪宏開劫外不朽之規控終歲東南
船摧倒走大海水万倍岳陽大觀壓破洞庭湖甚于
醉太初冰露沿沆瀣而流芳涼笑彼任蓬萊宮闕辟
香冥而開畫閣別有秋声望翠樓疑其飛誰以井幹
雨灑髣髴其影或与造物游何者為梯不藉扶搖送
居然到頂至潔、于雪至爽、於月疇能更誦大王
所獨之賦至高、于夫至深、于泉想膺不是仙人
所居之境天籟吹萬不同慵聽物外諸言老子此身
不淺浪傳江左奇才馬牛不相及誠其有異矣星辰
还可摘何其卑弘滿臭生香日、幾信催花滿耳吹

笛声、五月落毒、雖無重疊之間、架而輪、魚屹然、高
映于紫雲、無雖作心之時、即而意度、穆如自舞于碧
空、終不以列、琨之蕭、以于苑之嘯、以造五鳳之手、假
合而作、其不可作、窈勿与无尾之卧、与渊明之臥、与
賦八詠之詩、議論其同、而不相同、其實不徇五彩、此
而無清風、吾如是、而謂之清風、接也、夫但問得、此非
清之、風清、風誰歎、自吾昔得之、而為吾也、天地風雷
日月山澤、得之為天地風雷、日月山澤、道德之士、得
之為道德之士、忠臣孝子、得之為忠臣孝子、百姓得
之為百姓、萬物得之為万物、四時晝夜、得之為四時

小山堂鈔本

晝夜、萬古、虛空、得之為萬古、虛空、非融、握、萬古、虛
空、四時、晝夜、天地風雷、日月山澤、道德、忠臣、孝子、百
姓、萬物、之、机、而、委、之、終、不、得、見、此、非、清、風、之
清、風、本、与、清、凡、而、為、清、風、亦、無、接、而、為、接
其、吾、之、真、清、風、接、乎、安、德、出、世、間、八、風、又、出、天
外、八、風、之、人、握、乎、卷、此、無、清、風、接、之、清、風、接、相
与、恣、傲、若、咏、瀆、罵、賞、弄、非、清、風、之、清、風、也
哉

無處士說

典午之夢、象熙以还、滿目不堪、吾何已、現淵

明見我願早解印息交竟歸去秉性剛才拙
邈與世絕教誅高節獨書歲月却喜野老
爾汝懷抱願鋤荒草漫聞斯道尚情夢
古流茂睨物自見自心白於白日非羲皇
上人而何或詩焉或酒焉或耕焉或游焉
或著文焉或覘焉亦寓於無絃琴焉每酒
之會則撫而和之日但識琴中趣何勞絃
上声其傲弄當吾非凡情可付雖所寓
不同，此意大江之濶皆晉小林草不
森、知之最深歲在子卯晉徵士陶潛

小山堂鈔本

卒後八百七十七年雪心先生羨無絃之意
亦假而寓焉淵明若嗜酒不能琴得其趣
能以醉雪心不嗜酒素能琴然其報聽以
醒一醉一醒異世同領一能一不能異見
翻相承昔孔子嘗告子夏以無絃之樂
矣淵明存自曠疎以或有契於聖言緒
餘淵明無絃琴果何如以吾嘗聞吾之無
琴之琴而逆之或得之吾之無琴之琴今
安相在吾心尔不以存亡得失而失焉
不以借於聽而聽焉吾心融、天趣空

而空通彼想憧憧世納蒙而聽焉奔宜
波無琴之琴無朕可尋雖無宮商至樂
悠長欲辨玄黃狂見荒唐動靜成
亡遠迹蒼涼不知其方自然成章
非配相知桐以梓可以發提天机不
霧万響如響絕越逐古曷聞曷觀
妙指莫施慧耳奚為精神不疲志
氣不移萬無次悲一無成虧何必戴
逵烏用鐘期魚鳥何知鬼神

小山堂鈔本

莫窺心聽則癡智聽則疑事聽則惑理聽則上聽由
持聽外遺聽有隨聽有違雖微墨屏音眉但不宜俱
不足以水之將何以茲此機胡不委無心之心於言
理之理操言琴之琴出無報之聲無琴之聲察、瑋
瑋与一氣同生与西曜同明与四晴时同行与萬物
同榮妙此獨清漱于一絃索之弗闕其形迎之內則
其靈何從向問無琴之琴無声之声古今之人其生
也孰不賦一氣向為分孰不照兩曜而為鏡孰不操
四时而為柄孰不異共萬物而為境不出有為之井
不能跨空而聘癡故鼎、遂去美影誰激清冷猛於

一者言聲之聲不琴於琴其聲無根託物而存天下
萬物之物之聲也非此物也非聲也而此聲也奚有
琴奚其聲奚其聲三者悉泯於忘然後吾之心始出
吾之心出然後與萬化冥而為一擊即孤嘯浮動出
眇橫握其要似絕此妙是其無其賞音矣況吾亦真
不能琴矣既真不能琴矣是真無琴矣既真無琴矣
是真復何言哉既真復何言哉此意淵然玄然奇然
微哉上而望天蒼、然下而後上茫、然中而四顧
荒、然距身與人同耳而聽同日而視耶又安得不
獨抱此意與人同終同始同生同死邪此是別曲

小山堂鈔本

是與誰聽清而寧和而平天然奇物之經自古今翻
滄溟浩有峭室冷、還冥、但虫、之既而吾言必
驚使淵明在時親見論評亦當開橫眉而相逢迎今
不復見前脩典刑乃與雪心相遇於衰暮無聊之濱
勿歎凋零百勇皆冰萬物必待剝落而後成勿嫌無
能之名空活死不之春辭如無弦之琴不耀山水之
音寧粘于至貧斷不可失言絃琴君欲不寒斯盟切
勿辜負淵明久假不歸其名不古曰言絃處士亦宜
始者顏延年諫淵明曰晉徵士又曰宜謚曰靖節徵
士而史則曰靖節先生梅翁獨取晉徵士三字書于

鑑綱目梁昭明太子作淵明傳曰無絃琴別本又作
無絃素琴晉史作素琴絃徽不具南史只曰素琴第
之禪門亦借用之詩人多詠之古作弦今從之

送吳山人遠遊覘地理序

天下之人天下之事莫不以立心為本立心已事固
不言立心不正事凶吉苟不然雖能之非福也蓋古
今不易之論也今子挾地理學而遊且誓以大地之
心為心是知所立心矣子亦知夫地未嘗有封畛也
而人封畛之地未嘗有彼也未嘗有取舍也而人彼

小山堂鈔本

去之而人取舍之地雖能生万物能載萬物地亦莫
知其所以然地之為地溥矣子果能誓以大地之心
為心則子之為子亦溥矣子挾清淑之氣矣夫適之
日飛步九州流視八荒若出空中而俯地下日一歲
歲貫于心曾竟不見有他物惟見滿眼皆大地耳直
將身而為大地剖大地心髓滌剔而細辨之大地雖
茫茫然其落在吾子以眼中故凡所至曰某地如何
已其地如何曰某地如何咸契其事豈非立心之微
驗與儵得誓以父母之心為心者與子相見口未言
而意先化子必持平日以大地之心為心者心禱于

上下神祇期必無愧于所志所孝此欣然破然天欣
然地欣然天地必開子之雙眼灵子之雙足一踏竟
蹈于其處地密而天近山正而求水妙龍舞而進角
之大喜希有希有以此為孝子順孫辨事奇於天地
不与斯人而誰与乎庶幾不負子之以大地之心為
心也是故取之心既能一心誓與至孝之心上當平
上天之心以為心而此之心亦能誓與至誠之心下
通乎下地之心以為心天也地也波也此也合四者
為一心此當得上六波之心雖克尽至孝之心海妄

小山堂錄

想以利自己子孫為心而此之心但以尽所孝而為
心此亦為中穴彼之人事成未至而此雖欲肆其術
天地將封其言地而藏于子雙眼之外子假剖心竭
術終歲求之仰送而得其地邪又况浮世之人兩偽
相對以貌相劫一吝以虛禮飾其情一貪以大誰市
其術而俱失之各以小智微巧欲盜天地之机可乎
不可乎吾嘗以浮世之心試子之心子憤、作色曰
吾快不如牛推盡吾之所志所孝而已矣事了而去
安肯回顧或不与我合富貴之人教、挽破我衣熱
香鼓禱求我駐足我已飄、遁瓜果如所言誠大異

于他人可孝子未吳皆不後子之心之孝孝足即行
見天愈大見地愈闊終有与子相合者相遇于數千
里外以心照心一見而醉是真識子者也他年相見
必定天下山水矣

谷吳山人間遠遊現地理書

可南翁福之連江人也落命吳中不与世務接久矣
夫何天風吹子来前与吾相見向遠遊現地理之書
而子又謂某家傳地理李幾二十年以能向子不能
何耶終不成味古人之可殘釣吾子之所蓄倒售於
吾子陳言泛意想不足以斬子之聽既有問只得破

小山堂鈔本

口傾出自己曾中之天以廓吾子之天物勿於其荒
誕無緒不与地理書同也今吾六十四歲矣二十二
歲壬戌二月我父菊山先生卒于吳中十一月葬于
長洲崑山之原天幸保全四十三年路無他說幻
嘗聞我父曰汝祖卒于松江縣主簿塋于南門外我
一兩歲生怙恃莫知所在丙午歲遊荊州正坐祭于
南門我祖宗墳墓俱在吾連江透裏我終天憾恨不
消今我祖之墓不知何如我父之墓未知其往又為
無後罪人惟有終天痛哭於岡極尚忍言墳墓之事
耶古之塋者厚衣之以薪塋之中野不封不樹將以

泥之于八卦之天也劉向言黃帝時始製棺槨自是以後緣情制禮三代損益尚從簡朴寧儉寧戚為禮之本始得盡子孫之心又得盡春秋霜露之感祭于斯拜於斯也古人冢中蒿田一見便了所以古法人人皆葬皆安疑皆因不合宜未若後世嗚呼切支離，棄本逐末移為平謬司馬溫公葬論伊川先生葬說允為儒者正大之論終難磨滅唐呂才救時卜宅祿命葬三篇其說亦正才所季則淺陋也吾每思之天地間山水奇絕之妙世間富貴之人各有氣數安得人，俱得吉地葬之又安得富貴之人復得

小山堂鈔本

吉地也，永享福壽富貴和天地不肯妄加禍福於人亦安得使人可妄智術移易天地氣數福禍和堅欲厚葬吉地決動溫齋竊發之心今江南罕有數十年完墳何獨樵兒牧豎荆棘狐狸之悲乎凡子孫鑿欲上穴為安居計看有數十年求之不得者非唯死者不能受其陰魄而生者寧勞心費財有累蒼生送死正理強留死者未得入土骸骨却為自己他時富貴之謀何孝子順孫之用心哉抑不思左傳曰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曰月而葬，即書泐或書法或書而緩或書而其速或

書其禮其非禮其過制厚葬春秋其歲乎與禮記葬
期微有異是為古制必有以也且地理之說其可考
者自公劉居豳有相其陰陽之竟至十四世周成王
有命召公先相洛之事孔子有卜其宅兆而安居之
之語卜者擇其吉也禮記曲禮已有前來烏汶武
左青龍石白帛之說暨乎春秋左傳書葬多王乎
大義不及葬法儀禮祀喪祭最備語葬心多王乎
禮不及葬法檀弓子思子曰夫喪不可深長思也至于
葬獨不深長思之何與又當思困子高曰葬者藏也
欲人弗得見也孟子曰無使土親膚也是掩親之道

小山堂鈔本

也孔子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禮達禮也之也
故也禮運曰死者北首鄭康成註謂地藏為葬也是
不可首南首東首西而葬也此三代之葬法也子游
向葬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土有毋過制苟亡矣匹
葬具棺而封同謂無則便為窆東棺直下而葬也孔
子曰吾見封之如堂如坊如夏屋如斧馬鬣封也孔
子以延陵季子習禮現其葬長子於贏博之間孔子
曰其次深去不至於泉謂度深得反曰深此即孔子
之葬法也孔子合葬於防封之高四尺送周制也有
子曰天子制棺四寸槨五寸孟子曰中古棺七寸槨

稱之則棺槨亡向俱苗厚也莊子曰衛靈公死卜葬于故墓不吉卜葬于沙丘而吉孫之教何得名槨焉則周末已重卜葬之吉凶矣後吳風俗漸繁靡華正如漢京房輩卜筮之斷不如左傳載卜筮之斷明白簡當也淮陰侯布衣時貧無以葬母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者太史公曰淮陰人言視其母冢自然則漢初已尚地理山川之勝矣至晉地理之術始盛行羊祐猶出折辭三公陶侃坐牛眠地郭璞至危耳不三年當改天子等說久相傳為美談地理家謂始於太史子青囊書錦囊書玆首經掇里子青烏

小山堂鈔本

先生郭璞一行師表李曾揚輩但指其術郭璞青囊中書已為大取去今所存玆首經為第一書迨後其書千百議論縱橫遇有安厝咸以此事為重誠不可廢流至于今耀為奇術子母以是而動心子歆以市道內利則不可欲以陰陽存心則乎有足力無眼力則不可有足力欲之天下四方觀天地造化觀天地氣數觀天下山川觀天下人物觀天下風俗觀天下文章觀天下萬事觀天下萬物則可子正少年銳氣英發宜為言人宜孝儒者不優于儒者不足以通天下地人也吾其人也吾之上即天也吾之下即地也

中其中者吾也。以其中仰乎上，則蒼穹高懸，尊不敢坐；以其中俯乎下，則大塊橫陳，近可諦視，目力所到，目力所窮了，不可逃于吾臂中。既不可逃於吾臂中，即今瓠瓦之下，未瓦則不知吾眼底所見，八方未瓦見吾瓠瓦之下，未瓦則不知吾眼底所見，八方未瓦若不見吾眼底，八方未龍則不知此。且此州象山象水一丘壑一各，未龍若不見此州山水丘壑各，未瓦則不知九州五嶽萬山萬水各，未龍則不知至遠八方遐陬絕域四海中一切大小山水洲潭諸國，不与南閩浮提中國接壤之地各，未龍畢竟

畢竟不知瓠瓦之茫無邊，大地大海金作未然，欲知瓠瓦之無盡無尺大海大地全体未龍，胡不似仰視俯察近取遠譬之理，及覆精思天地之全体，更及覆精思之，復及覆精思之，求於必悟，以通其太妙。昔者大禹隨順山勢，層導水脉，曰其地理支派別九州，以治水。卒不論天下地理形勢高揚莫東青西雍中間周迴三四万里為堯之九州，天下尚以積石為河原，若不遠窮于折反渠搜之外，周礼大司徒求地中以建國，周知天下地域廣輪之數，遠不出於九州之外。唐一行以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其北戒百三危負地，絡之陰屈曲入東北至朝解，鮮是為北紀，為胡門河涼為北紀之首，其南戒自岷

山負地絡之陽屈曲入東南至閩中是為南紀南紀為越
門江源為南紀之首兩戒乃雍梁以東兩支山勢兩支
水脉只是論唐天下下道之形勢更自三危而西此幾万里方
至崑崙山始是黃河之源漢使張騫穿河原續博物志謂
騫死至宛夏間見河水初示違其潜發如小崑崙山宛夏間
至大崑崙山尚極遠秦欽水徑謂崑崙山去嵩高山西
北五万里高万个里淮南子博物志其高如之司馬遷班
固咸贊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
正是大崑崙其上即釋氏阿耨達多池流出四河黃河居
其一東上之山勢咸自西北大崑崙山迤邐而來至玉屋太

小山堂錄本

行飛狄上党諸山為東上天下之脊自大崑崙山更西南
幾万里方是天竺國更幾萬里以上方是西海倪不能尽
論南海之南北海之北東海西海之西非大地之全論不知
其大焉知其微者以何為体不知其近焉知其遠者以
何為界知地而不知天知天地而不知人知人而不知天
地知天地人而不知萬物非知天地知人之全論天不獨
為天亦不自知其所以為天地不獨為地亦不自知其
所以為地人不獨為人亦不自知其所以為人萬物
徹見三才之機以而萬之則三才之道妙矣天形圓而完
其体則正胡能範圍造化中大全之体則以日至天頂

為午日入地底為子地形方而平其体則扁僅能函載天
運內卜半之体則以極南為午北極為子天道維左
旋天氣則下降地道維右轉地氣則上騰地勢維散曼平
走八極仰向東向南最低最弱最薄地運則在地中眾
移東西南北而不定地外地之全体則大海中隨春夏秋冬
四遊而有準然地之正体以下以北為正丙午壬子正當其正
山示地也為陽中之陰而峙水示地也為陰中之陽而流
山以南為陰以北為陰水以南為陰以北為陽山体維鎮靜
其勢則活動水勢維浮動其体則平靜東土水勢維東流東
海潮勢則西上東土山勢皆自西北大崑崙山發源乾山

小山堂鈔本

為山之正位為先天之艮山後天寅為艮山亦為山
之正位大崑崙山西山皆西向水皆西流南海北海
東海西海之外諸山皆深、遠、自海底而未窺出
未易評論况非山海經所能盡知地之陽氣盡從地
底而上故純坤之伏卦為乾山之陽氣亦自地底而
上由卑而高陽氣直達山頂故食艮之陽晝居最上
亥冬至洛陽氣盛水土漸重夏至洛陽氣衰水土漸
輕坤維柔也其動也剛坤維靜也翕則歛而厚振闢
則散而生万物當夏至一陰後至閉塞成冬時地氣
亦上騰但至深至微至寂耳午時後亦如是以天地

間未嘗有一息不升降流行之造化也而人亦未嘗
有一息不身升降流行之氣脈也而坤地之妙用亦
未嘗有一息頑靜而不流動也潮者海水廷歸尾閭
之底為潮落大海氣脈及而入也尾閭外之水湧出
大海之上為潮長大海氣脈呼而出也良以望夕夕
之月受陽光正滿則望夕之陽潮直至子時正盛而
滿晦日之月送陰魄正滿則晦日之陰潮直至午時
正盛而正滿世傳初三十八為潮大信如陽極于
夏至而末月之末熱愈熾陰極于冬至
而丑月之末
愈列也月與潮與人身中陽精藥物體雖不同
而同一造化又日月五星行度一切星辰一切風雲

小山堂鈔本

雷雨等又陰陽五行八卦八門九星十一十六星等
又却教年月日時、節氣候五干方位一切吉凶神
教一切天神地祇一切諸法一切造化妙用無窮無
盡皆一、各、變化不同又天下無盡世界地不同
山不同水不同一丘一壑相距不多步尺鑿深或間
尋丈土性土脈土色土味土骸水性水脈水色水味
水声石性石脉石色石味石声一、不同各地所產
禽獸所生草木以至種、萬物其狀其性一、不同
三才萬物萬事萬法萬象萬異無窮無盡一、各、
不同其不同一、雖不同一、莫不能皆有倫序文

理支脉一、各相背而馳不相統不相合不相通不相同自生自滅自始自終自形自色自性自命各絡絳各為經緯各真一切各辨乃事非真不相同不同者不通者形也事也通者同者理也氣也數也莫不能皆事自互其宜也莫不皆自然其然也皆可以錯綜倒順彌綸宇宙以立三極也天地人万物皆活物也皆以南北為經東西為緯也皆一理也一、皆以大造化為本大造化以何為本以真陽生意為本天以之散為萬象地以之散為萬物人以之散為萬事其根源一、否宜乎至深至深之微之中白事業

一、發見于无尽无盡廣大之外其實皆原於真陽生有也真陽者体也生意者用也二者本不相離也不偽於偽曰真不陰于陰曰陽不死于死曰生用之無忌曰意故曰真陽生意其天地人之神氣乎其天地人之命蒂乎不以古今及不以頃刻停歇舞萬化並有終極其机或為息乾坤毀在人則死列子曰天地空中一細物耳人及也又天地中一細物耳然其理甚妙其心甚大其機甚微其氣甚深其体甚真其用甚博可以與天地並而參天地之化育者以此天犹吾身也地亦猶吾身也今吾之身相與生其生者

皆二十经脉奇经八脉行于至深至妙之中層自萬
氣之傳萬脉統緒相纏首尾相銜次第相軋之妙相
應貫頂貫踵縱橫经络五藏六腑四肢九竅周匝循
環呼吸吐納灌注井榮流通榮衛氣血筋骨精神魂
魄三百六十骨節一萬四千毫竅以之為身其妙本
未嘗不相通也以之為穴至于種之爭其妙用又
未始相同也此所以為一身來龍之關鍵也其能如
是者乃吾身中下丹田先天先父母一點真阳生意
流行之妙也其人之神氣乎其人之命蒂乎当天地
造化真阳生意動時人之三焦之原十二经脉之根

小山堂鈔本

本雙腎之間下丹田至深至微之中一點真陽
生意先動任督湧泉一時俱動天地人万物咸同此

真机而相通焉

雙腎之間為下丹田出神景內經焉
折註難經八難下注引之甚詳黃庭

經脾長章註引玉曆經二紀又道人能通真机之妙
藏別經處皆同此說

得其真陽藥物聚則成丹不聚則不成丹乃妙于人
者之聚也粵自判重濁為地之後柔者為土剛者為
金頑者為石英華榮茂者為章不雜氣為物秀氣為
人皆依于地而成其形者也然皆不壞地之可以為
地能博厚無疆發育萬物何物所藉而能如是孰知
夫大地之下皆一重土一重泉相間為九因而曰九

地九原九壘九泉也層負萬氣支綫万脉柔順學固
盪化流曜斜細其軸互為鉗鎖深運其机密相牽屬
張布玄網維絡地根非金非石非水非土千、萬、
徑攢締織年、不可解重、不相礙綿亘持抱幾千
萬億里無邊大地懸浮於茫、無邊大海之上以之
為地其未嘗不相通也心之為穴至于種、之物其
妝用又未始相同也其所以為大地耒龍之關鍵也
其能如是者乃大地底至深至玄先天先地一脉真
陽生意流行之妙也其大地之神氣乎其大地之命
蒂乎山下鎮地根之大室也真陽生意曜為浮散流

小山堂鈔本

淺、之穴則地氣泄而虛耗不用之犹不足凡百事
皆不返真陽生意妙於契合反抱乎深、之根則
氣地密而柔實維費之亦有餘在天下則太平在
人則壽則為神仙真陽生意其天地人萬物之福
基乎淮南子博物志所載地下有四柱三千六百
軸非真有其形聊借譬喻真陽生意大有力量負
荷世界支撐劫運也豈亥大章所步幾萬幾億之多
非真有其數不且測量博厚無疆之地勢也又如十
大同天三十六洞天亦孔穴之至大者可以通仙
灵出入之路洞者室也通也洞而為天也純是陽

氣結而為骨，潛自崑崙，分臻海外，洞相通，大牙相錯，十大洞天三十六洞天，只是一洞，外無隙罅，內有光明，不入凡穢，密貯妙暖，十大洞天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皆地底真陽生意，凝結流行之妙也。三十六洞天不可壅，如人身上有三十六穴，不可灸七十二福地，不可壅，如人身上有七十二穴，不可灸。俱禁穴也。洞天福地，神仙長生之氣，不可以尸氣犯。生氣也。其洞中四通八達之路，為大地耒龍之骨，與人脊梁四股，即相拄，有筋附骨絡之。外實而與穴中通，而有陽髓之意相同。世人肉眼不見，身內支

脈，即有條理，竟以此身為塊然之肉。吾人肉眼亦不見地底支脈井，有條理，亦竟以大地為塊然之土。殊不知天地人萬物皆有文理，支脈相接，冰漸裂，在地尚有文理，謂之地理。獨言文理，支脈乎？曷為地之文理，支脈其耒耋者，地之根源，所以自本也。又取其勢如龍之聿，蜿蜒活健也。勢之大者，倉廩載物，次則廣活坦平，委蛇坡陀，峻峻崔嵬之狀也。支者，勢之分也。又外則路之所通，內則脈之所貫也。脈者，真陽生意流行之運也。穴者，地氣山勢耒龍支脈真陽生意之妙畢聚于此，凝結不帶活動不流之密也。

此穴之能福於人者真陽生意凝結不滯活動不流
之澤穴者竅眼也針穴灸穴非竅眼曰筋曰骨曰肉
不曰穴蓋穴非竅眼曰土曰石曰泉不曰穴以其能
通不能通內外氣脈之機為象高土為頃坻城
為墓即宅所兆也此辰也謂地之一罅微露造化
毫芒妙處即竅眼為穴也與鑿井無竅眼通泉
脈則不為井之意同鑿井橫出泉眼來處近淺而
易竭水味汗泛直出泉眼來處遠般深而不竭泉
味清甘土實水妙土虛水濫方、處、鑿井者見
地下土與泉各、層、色、澤、氣、味、亦、難、其、說、泉

小山堂鈔本

之正直而上曰檻泉出曰沃泉謂倒溜也而下
也側出曰沈音執泉湧出曰噴泉所出同所屬異曰
肥泉所出異所流同曰瀆泉井無水曰管井水一
也以泉來處不同而名不同味亦不同也山地一
也地脈陽氣發源不同有散出者橫出者直出者
曲出者半地出者一脈分衆脈者衆脈合一脈
者地氣竭有穴無脈如管井者甚類衆泉之各
異出而異名也山勢以橫去而未地氣當直上而
出橫者東之勝則穴深直者西之勝則穴淺地之陽
氣勝為有餘山之形勢勝為不足山地二脈紐結

均平為兼美其間之脈山勢互橫互直互斜互曲
互正互偽互相缺此種、內異脈外異狀不同又
過於泉脈多、以是聚而為穴又一、不同有山
勢地脈相逐相執相束相入回抱真陽之氣倒溜
結秀于地中者此歸源之穴也此最難得唯識發
維遲葬之久、子孫終有奇特得道之士穴之為
穴非千萬可悉以其所以為形勢氣數者形者天
生其物之象也勢者物情前陳之狀也氣者天
地萬物盛衰之候之也數者天地萬物盛衰之限
也形勢乃天地萬物之部位氣數乃天地萬物

小山堂鈔本

之機括形勢外也氣數內也一切形勢卒難自度
爰盡是氣數逼之換骨形勢雖奇氣數未未無以
發其妙趣有華麗之屋在焉無富貴之人居之縱
華麗亦衰冷其如辜負此華麗何地乃陰物乃
寒物乃查澤物而於陰寒查澤中得陽和精華之
妙非空而何非真陽生意而何其真陽生意實自
深、地底根源而來與入之一身十二經脈奇徑八
脈遠、自下丹田任督維蹠諸脈根源而來見於骨
節及膚之上而為去之勢頗同天地人造化之機悉
不在外悉在內悉不可見知故地故神世人焉得

見之焉能知之地理之法又與針法同不知醫脈者則不知病不知病者則不知正穴毫釐之差即不得穴或得其穴針之無效淺深不中度及病於人不識真形龍者則不識真形勢氣脈不識真形勢氣脈者則不識真穴天地莖然不可尺寸量成坐向不當或失於東西南北之微差或深淺不中度皆不得氣脈之正形勢正而氣脈完者唯一穴附葬則分矣附葬即合葬也附葬不有離合之分衛人之附則離魯人之附則合謂隔擲別壙之分也詩云死則同穴檀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

小山堂鈔本

以未未之有改也喪大記曰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意不欲死者戀于私乎子孫附葬於其下皆者皆受正穴之福澤也壙骨殖初無偏正勢又輕矣葬衣冠扶履則寄誠也蓋取形勢正而氣脈完者為善形勢雖正雖完雖效氣數已過非吉也識形勢易識氣數難識穴尚易定正偏淺深尤難終遇形勢氣數得其大體正以主之象者客也主為君客為臣君居正位臣伏四方須審熟視偏正不必苦泥未即穴不真位不正不可作如是說若人平日心地不開眼力不真臨時微差

其意則尾側虎何風擊水衝開擊不小風水有過
散之象山風有盪壞之象風能扇播地氣夏至
以海風自上而下漸吹來直入地底曾有為葵
風吹側墓中之棺者水能衝也氣能泄氣能截地
氣便山地氣極直從水底過地而去亦能回抱地氣
映帶地勢凡當要衝處俗諺戒之如當風門水口遂
相襲以為看風水最忌無情之水無情之山無情之
地內無情含蓄則直則露則無情則不吉以其不
能聚直陽生意而為神氣也或微拱而不聚或
聚而不聚不活者為虛位為有穴似聚者暫駐

小山堂鈔本

而即去微有添漏便不完矣真聚者凝結而不滯
活動而不流者為真穴其真自千里百里十里迄
他山分勢舞未至此歛然而止或自地底發源
深、直上至此歛然而聚多有真似種、物象之
形者或平原曠野間或水底或石罅別有奇有異
非世人可窺覘其深邃之妙者其地之上也外欲
密而內欲敞欲常見日月欲不奉陰陽欲最茂
草木欲不生蛇虺勢欲團凝氣欲流通意欲清美
色欲明淨脈絡欲雄健深厚而不露骨內欲勻
實柔淨而不枯骨者石也肉者土也大休欲左右宛

轉擁護環抱顧忌有情如朝王者然海為佳使
其地氣支脉湧沸而透為一竅山勢來然旋折
而注為一窟兩宜相入通而為一停涵蟠蓄聚妙
細溫凝結而不滯動活而不流其地之下也外必
柔而內必化土重而体透紋細而髓深暖如春
氣如雲潤如瓊漿如金流泛甘香不與土同羣奇
雜端叢起相獻內外四方靡不相宜其一山一水
一丘一壑之神氣乎其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之主
位乎環視此外皆如僕尔一窟維密其上必有端
氣其下必有靈物一窟維微其餘潤所及或數

小山堂鈔本

里或數十里莫不隨其地氣支脉山勢乎龍相宜
情態委蛇踊躍遠近大小清濁淺深高下輕重盛
衰通塞之勢之意為地為穴之優劣勢之所駐為
山氣之所會為聚正不不聚則非穴山脉地脉不
正而無穴果能抱真陽生意之妙正而聚則為穴
其妙于地者之聚也人多看山勢之止不識地氣
之聚山乃附於地者也當以地為主平原曠野間
當獨論地下氣脉氣數多不喜平原曠野以為言
形勢可取正緣不見地下氣脉氣數盛衰端的
尔平原曠野間忽得清暖妙閤之地維不如山之高

峻而遠於應驗曰其平坦極是耐久而平隱是以
古者葬之中野也先論氣地然後論山勢乃為全論
山勢露在外易見地氣潛在内現見上以山言聚
以地言易萃卦曰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
見矣聚之象妙矣弘天者大造化之聚地者山水
土之聚都邑者人民之聚山者土石之聚海者水
之聚圣贤者道德之聚儒者德行本孝之聚佛
者福慧之聚神仙者純陽之聚男女者父母媾精
之妙聚富貴者福德之聚一切諸寶貨造化秀氣
氣之聚皆聚則妙不聚則不妙聚則富貴而有叔

小山堂錄本

不聚則貧賤而無但大聚則大妙小聚則小巧久
聚則久耐暫聚則暫美大凡陽氣聚則暖、則生
精神生萬物陽氣聚為生為吉為福陰氣聚為則
寒、則不生精神不生萬物陰氣聚為殺為凶為禍
不可不辨陽氣浮于淺則為暖陽氣極其深則為熱
人之水臟之下極熱不熱不足以化諸食不足以運
諸世事地之水輪之下極熱不熱不足以縮諸水
不足以消除諸陰氣萬物之生其受氣維偏而
雜只是藉此一點暖氣以生其生真大即真陽生意
也為三才萬物之深、之壽根也深、者不外其外

而內其內也。士人不論內論外，高人不論外論內，外
富內貧外，強內弱外，勝內不勝，非福非壽，根本之
論有能一觀，直透教萬天波濤之底者，方見龍宮
每藏分明，手唾手取，第一顆鎮海明珠，有類如是
之地，不生奇特之室，所以佛仙勝迹，鬼神靈宅，多
披山水秀異所聚之地，可以赫其靈，可以尊其神。
塵者可以受其魄，可以昌厥海，管天地山水真陽
注意氣脈凝結不滯，活動不流之妙所，致其天地
人氣之流慶平，緬想周易聖人為棺擲治塵之
太翻異，初六為兌上六，是為大過卦，大過乃始平。

小山堂鈔本

巽陰終乎兌陰之卦，雖始終乎陰也。包乎外，初六
上六之陰畫，包乎內，二三四五之陽，包乎其陽
而聚之於內也。始於入，巽之陰終於悅，兌之陰巽
開陰卦之始，兌兌了八卦之終，事始可以終，乾父坤
母之大事，能了父母送死之大事，當以外拱其
陰，以包之內，聚其陽而實之，地而葬焉，則死
者入而悅矣。有扁根，還原意，歌曰：遊兔上古塵
之中野者，何中野者，非獨指一咫尺，凡一山一水一
丘一壑，所在莫不有天地正中之位，天地正中之
氣外而得地勢之正，內得地脈之正，其真陽生意

之机之聚寧在不是空東不東宜西不西宜南
不南宜北不北宜高不高宜低不低宜深不深
宜淺不淺宜如蓋覆亟分毫不差微有參差即
不相應皆非中也氣數已過氣數尚遠亦非中也
中則和不中則不和，則真陽生意聚已矣古者
葬之中野聖人以棺擲取大過皆寓葬法於言外
諸葬書尽不訖及此言也理四面形勢似乎潮漲
吸其真陽生意歸歛地中密拘於內是為壅者
之穴若地理四面形勢似乎潮長嘔其真陽生意
浮漾地上流潤於外是為生人之居此陰宅陽

小山堂錄本

宅之分也若倒用之力則減矣開闢初心茲而為
真陽生意以溥大化天地尊位山降通氣本不
為壅而設本為生民之極數三才萬物生死之
機開期世與衰无疆之運先古氣清庶後劫氣
昏此意考玄蹟存於不論一即有一即之形勢氣
數一具有一際之形勢氣數坐向前欽正而朗
後欲實而厚高不偏左欽昂而長右欽低而短
分而相向捧盤猷殊怪其究明燦爛見者顏白二
生紅潤地欽厚土欽重古人每稱土輕重驗地周
厚薄之即治具治宜於坐鎮四方潤澤生民地下氣

脈可聚者大則為郡為縣人物可聚必繫盛陽氣
不聚則工弱而地無力不宜勝載世事陽氣聚則工
實而地有有力則地與人相宜而生福聚之小者為
穴而為穴之形勢氣脈則欲飲東山之與地數
里數十丈之形勢氣脈聚于或一二丈或數丈
之餘愈密愈妙補地藏室貨於不露形像葬者
宜竊天地真陽生意一罅之暖自然宜其為人吉
無不利地亦欲厚土亦欲重一郡一縣之間可居
者多可井者亦多居而奇則少井而奇更妙少欲
求穴萬或一二真陽生意散而流行天下無往

不在無往不生草木萬物然氣聚於少聚而為穴
者直陽生意之小至微一芽尔其大本則垂蔭
十方無尽衆生世界抱朴子云天下一郡一縣一
鄉一里一宅一房各有生地各有死地人其家安
書易論天下戰守形勢其說應机出處便宜行事
准拘其說如荆州永州息壤不可犯之淮南子謂之
息土又地形之小異也廣南之地頗有惡房之土
葬及一年骨与棺尽朽為土四高遠城更有巖硬
惡房之土非正氣也易曰之地之道曰柔与剛坤以
之柔道為正土柔而細潤則吉土剛而粗硬則惡山

氣乃剛也氣多柔，勝于剛乃吉唐未遠方或以
五色帛或以器貯活魚埋之一年葬視其魚生死
五色爰不變驗其地美惡其瘞殊甚昔有至人
教人待大雪中看雪不積地是穴又有至人教
人執火把走遇火滅地是穴乃陽氣散漫而出
不容火燃也又有至人教人燃灯于所指之地看
燈不滅地是穴乃一倭陽氣切繫直出隨一倭灯
焰而上不為風雨所滅地如教里教十里之間山地
四向背砂磔冷瘦之上忽其中一圍或一二丈或
數丈乃清暖柔膩之土至吉地也此皆論地下造

化也皆真陽生意之聚之妙也水圓折者有珠水方
折者有玉此其似也不心于此地運山運將與素
有帛狼尽、自去却與人相反而生欢喜心如增水
漲如地下藹，有情于生春地運山運將衰曩
無蛇虺戢，亂生却與人相宜而有損害意明之人
似偷似隔但地下索，有報而走氣非有高明之人
見以見外之見即古山水開新象氣剖其精玄則失
之矣唯是占間萬事年改月換日爰時化山、別
水、別處、別方、別氣教別爰化別與衰別久
近別一別衆別、別無尽祇將別以益別竟莫別其

為別以何別，之法別其不別之別應矣。於不客不別之萬別世竟不識別有非別非，別之地在乎山阿一天之妙無尽四時之氣常和八方之風寒莫入教款之土宜最易學於斯立絕無偏頗宜以兔喪表遊世娑婆宜以寔空瘞殺差我過于鉄玉牢不可磨縱有萬別其如之何不遇至人意終不決至人開眼一照洞見天外天地俱新山水俱活一指，言不旁再指更不求其契合于一切法而自然契合天上陰陽五星九星四時地下五行八卦八門九宮二十四局三十六將一切造化何

用安盤下針擬謬未尾空主賓分拱按形勢諸事又何須移移各避衡改水換勢種珣補缺培土為器粉飾諸事世率以五行之山各二十四局總過一山一水若差一步十步又各有二十四局互換作教山數水之用互換為主為賓為龍為虎為風為水互飛天星互移八卦互開八門互飛三白互為六儀人各出奇術人各生奇見展轉發明各、屈折山水形勢歸於輪盤格局之中為千、萬、山水妙用此為物尺寸之差尽換山水之勢頓別禍福之應乃人為之穴也實非山水自然真穴也此意相

襲已久難可遽改若用坐東坐西則陰陽相差坐
南向北則位置顛倒陰寒極重後人以批可坐之
山即為北首非北首也非天地正位也縱別有至
奇特處不得已而用之終減分數何況不深仔細
論分金輪盤諸格局法只推測得世上尋常五
行生旺格局未足以見地下真正自然氣數大地廣
博氣脈紛錯糾纏潛走地下自然變化自然奇一
特一、處、各、自然不同詎可以世間奇見活法
移換拘束自然造化以三年一步十步一世種、
諸法移易氣數勒為定驗山、水、處、方、氣

小山堂鈔本

脈氣數有時進有時退有時進有時退有時然而不
然有時不然而然又一、各、皆不同於同不果可
以輪盤籌策筭以活法局以定驗推測之手天靜
無風一鈴獨鳴天津桥上聞杜鵑聲以心通知之古
似以風角鳥占知之不以尋常推測法之而乃寫方
山形板成死本摹為格詩釘作死句爭知天下事
尽在一毫上挫过好事勿泥死法當用活眼勿執外
境當察內情勿拘小局當現大伴千丈為形百尺為
勢其見已狹矣目前之所謂塵者不過取山水微有
格局處不同無真未處不問無真穴不能細論主山

妄誕指東畫西誣合遷就之說只怕地下有石有水
深鑿不過按天星九尺為例却令多增新土培高為
勢終是容土氣不相合江南墳墓棺槨去土多
止三四尺豈活葬良法天子封墓謂不可弗識非
房培勢從古封墓論爵為故過制致思向江南之
人子孫零落掘焚取物賣地風俗惡薄可歎反不如
楊王孫立子贏葬也古者壘法俱不用石槨磚槨
亦不用梁柏槨板四圍並不甃砌但以周圍厚木棺
槨深一懸棺下壘不用槨亦可最以深為妙不留影
迹與水人知始佳古今天下處一葬法各不同獨

小山堂錄本

此法最簡最妙只忌父母世無治命子孫決不肯用此
法曰以厯青和油煎偏刷棺外又黃泥石灰或查
和搗却周圍寔之久則如鐵極可取謀壘者當
薄葬棺內無物棺外葬不華飾又當尋山字迹只
可遙遙望拜掃庶或其可世人矚目力徒心思略
見地上分毫氣數不能胤見地下本體造化猶相
人之形貌醫人之疾病者不能徹見人之靈臺上
臟豈善相也豈神醫也世人既見不分胡不尋不
再四為避凶就吉謀孔子曰里人為美擇不處仁
焉得知釋名曰宅擇也擇吉地而營之也至矣教

人擇也而居之道也若夫獮輸涓貊輸汶則死
及鵲遷穴鵲巢避風避太歲之類萬物各有可
宜萬物各有不可宜禹貢任土作貢職方氏九州
所宜歷代貢各州所產皆土地所生風氣所宜
者易大亦論及天地之宜象物之宜與地之宜使
民宜之月令亦論歲時令之宜大司徒以土宜相
民宅與天與七月肅俗皆論天時地氣人事之宜
不宜陰陽家諸法諸卜皆論與此事宜與不宜考
乙記論天時人事始歸重此、地氣然也真的
確論本乎地者親下故爾地氣非特能爰物

小山堂鈔本

之美惡然願能移人之性情其地宜佛宜僊宜儒
宜富貴宜豪華宜人民宜於清粹重厚者吉其於
濁惡頑脆者不吉吉種、人事所宜不同而然司
馬頤陀識眉人不宜住內山而識為山主之奇驗
是已或宜於此或不宜於彼或宜於古或不宜於
今皆地氣使然也山勢地氣宜於莖者則宜於存
者論地之外山地却要分明一依風俗古例存
者之陽券問人買地又之陰券問工神買土者
莖地明示疆界幽告神明苟不宜客鬼爭之土
神訶之宜訟陰禮纏綿子孫乃存止事理財

物不正直兮明乎招非山地風水神殺之咎
偷葬者有福與爭無咎葬之不宜則為僵尸
地寒氣滯骨槁肉堅之故肉軟者非僵尸暖
則化，則吉况葬以藏為又人之藏物必藏于
深密完固之處不為人窺鼠偷則物永久葬之
藏骸當藏於暖密完固之處浸藉山環水拱
則墓永安更上者在生德行精神完固無失宜
習神瞑如入定屏宿深密鞠育靈活一窩暖雲
清醒冷骨寐以養出獨妙於知是遊冥矣何
當躍滯壅於去應而生願於尸解次則衣甲纏

身笑面如生此大不易得否亦過於南向玉果
也非此暖意則太陰何以練形真阳生意之妙一
至於是以宜後人以安以壽以富以貴父母子
孫一氣潛通出明孰能間之人之欲安欲壽欲富
欲貴欲者固天下所同欲也抑又當思天下有時
地有運氣有衰世有古今天上劫運世間莫測而三
元甲子一周一百八十年天運一小爻地運亦一小爻
一立一登一紀十二年亦一小爻小則地脉山脉成
移風路水路或轉上有增有隔石有長有初又或極
鑿燒毀坍塌又甚則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又甚則萬

岸為石深苦為陵又甚則萬方易俗萬化易位
又甚則桑田變海：變桑田不則復混沌漫開闢
混沌開闢無有盡期造化氣數一回天薄真陽生
怠以福於人則地氣通一方之水土俱甘香暖潤
人物亦清正矣慧鬼神鳥獸亦咸若萬物亦盛
勇一切色一切声一切氣亦俱清造化氣數一去地
收真陽生意以返於天則地氣塞一方之水土俱
苦澁枯寒人物亦愚陋惡逆鬼神鳥獸亦不寧萬物
亦衰乏一切色一切報一切氣亦俱溜禎祥妖孽
可以前之人生無慧目慧耳慧性則不能見一切先

小山堂錄本

變之色不能聞一切先變之声不能察一切先變之
氣不能辨一切先變之味以至一切處一切物一切
事一切俗一切人一切心種：先變之兆外雖如然
未變內已隱然先變小則數月數年前大則數十年
數百年前已兆之矣如更記秦樗里子已先知葬章
臺東後百年有天子宮夾我墓所言奇中非獨此一
人一事亦非獨一丘一壑一物一事一家一郡消長
之理如是天地氣數大体消長之理亦如是人与万
物尚未變獨地氣先變蓋地為萬物之母也真陽生
意盛則地氣盛萬物壯實而耐真陽生意衰則地氣

衰萬物槁弱而不耐或消或長難以定論如海中沙
渚或東湧或西沒如空裏雲霧或雨出或晴收又地
水之外渾是金剛之氣乘而為輪自然天下八方地
底無往不當生金銀時未至氣未完體未堅物未出
彼長此消古无今有各有氣數悉難以定論自古帝
王建都下而小邦外化立國往々不同原于天時地
利人和各々与其主盛衰氣數之所感召王者有一
不完則王氣衰歇古今天下三才万物盛衰生死之
運處々亦各々不同天地日月尚終歸于壞特歲月
劫運久近不同耳安有一定不易之人事亦安有一

定不易之乾坤邪亘古不壞者理也真陽生々之意
也欲知地理之脉絡又當知地運之盛衰又當合天
地人萬物之全体逆參其机括而擒縱觀之或得其
樞要焉豈可獨委之地理而不究天人之理也固是
天下山水頗多吉地率皆天秘地隱神藏匿鬼不使
世人窺見其處其出也自有氣數決特吉人与之非
天地私与之吉人自与之也太公五世反葬於周礼
不忘其本振死正丘首仁也成子高不肯以死害於
人擇不食之地而葬焉鬱々佳城有主又矣當時盜
眼豈不欲窺滕公吉地似定數也孫鍾感三官下教

其葬不亦重乎非設辰也二人皆陰陽也君子有是
心葬之不吉未之有也是以為惡人葬吉地上天有
禁天地鬼神斷不許無德行無福之人私窆天地之
室以壽不仁之富貴至人未嘗不見之未嘗不知之
決不輕易漏泄示人况無先事而知隔物而見之術
又無透空破地藍碧方瞳之人曷能源流天地人万
物一脉真造化乎其不能翹乎真造化者以舉世之
人紛紜萬學一、盡走于不相同之域而未造于未
始不相同之天同其不同不同其同同其同不同其
不同則不墮于同不同之天偏不同者三才万物紛

小山堂鈔本

然妙用同者三才万物本然真体初未嘗同未嘗不
同也惡可以天道地道人道物理一、一切之不同
者惑乱其胷中之天耶庶幾不泥于天地人之迹而
通乎天地人之蹟也此非術也理也三才万物之理
本一致也欲造一致之妙必推其精粗而格致焉譬
如乳出酥、出醍醐至醍醐則極妙矣陽氣者一切
有形中之至精者也是猶酥也真陽生意者又陽氣
中之至精至精至精者也是猶醍醐也道家謂之水
中金藥物也天地人万物万事万法之各、變化不
同也果誰為之全論其全体全然同是一真陽生意

千變萬化而為之其先天先地先父母者也真陽生
意果誰為之超此難言也按圖索賤泥形取象真死
漢寧足以語此道世之所傳所學只是世間法縱得
真傳妙用奇訣亦世間法不涉于世間法而得之始
為高眼若學三十年不如點化教語又不如一隻華
覺之眼又不如一片玲瓏之心猶未也猶未也難哉
又况一切世法上聽上天所行又隨國法所轉又審
世道污隆又逐人心正邪尚之則灵不高之則不灵
又當審其時宜也斷以不疑為上通達之人皆可不
通達之人多忌諱此陰陽家諸法不容不存第人鹵

莽難闡其妙又不可苦溺其說又當觀人力量見識
德行福德為何如遇其地或太過而其人不足以當
之亦不可天地至大万物至多唯一至公之理行乎
其中天且弗違安有私心然彼一各有分劑一各有
法緣當以真情實行盡力行我之正大契彼之
氣數忽然眼開見奇特造化欲加一毫人為不可得
奚特地理云乎哉道家謂五嶽之外有別五嶽鄒衍
謂九州之外有大九州列子謂焉知天地之表不有
大于天地者乎釋氏謂南閻浮提為四大部洲之一
娑婆世界為華藏二十重世界中第十三重諸世界

之一此其大概也恣情瀾翻何有涯涘是誠不可以
聖智測度然天地依風、依虛宜虛空無形無所依
天地虛空根蒂安在必有剖破天地虛空根蒂者視
之而笑且置此說尚有一則語頗費分踈昔迦葉示
戒宰堵波至今在天竺國雞足山中迦葉觀抱釋迦
佛金縷袈裟真侍弥勒佛下生而付焉其事極遠極
遠當時止是何穴又如何不隨天地山川氣數遷變
耶理邪非理邪教邪非教邪子當努力行四方子當
努力行四方一旦鉄鞋根斷會遇無苦大丈夫歷、
明以告子何止三教九流十方石法要旨大地山水

小山堂鈔本

來龍天地人万物陰陽虛空根蒂而已子終身之事
畢矣子當牢記其語待歸以告我

辭吳泮請儒師書

某頃首奉書于吳泮廣文先生某幼嘗聞之揚子雲
曰通天地人曰儒又聞之韓退之曰師者所以傳道
授業解惑也子雲退之能言之猶未備也昔人莫不
皆難之不啻滔鈿漢何由通此二者之意乎數十年
來欲弓不箕欲冶不裘顛峒固滯喚醒作甕十字九
錯百事千謬叢万拙于一身宜乎化為凡民併与早
年所讀所見之書一翻、却其於老而貧而病而死

而已矣回視古今万夢不直一搥指胡為乎倏焉垂
手于万古蒼茫之外摸着虚空如小物忽然破想於
一豪玄微之中笑看陰陽妙萬象或与青天白日互
相對酌或招山光水影交恣飛舞自我其我不他其
他所以被破跣走狂歌醉笑於雖與人語而不與人
同語雖与人行而不与人同行之古路俛、痴、終
日竟歲獨遊而莫知底止亦不知世間何如謂之世
間又胡為乎一旦欲移之于詩書礼樂之傍果可以
世間法縛之乎尚彷彿記得數十年前我父有言曰
夫子之道大如天六經三旨深如海吾老矣何足以

小山堂鈔本

知此今又復化而為野人矣是誠無所用矧茲吳中
土風清嘉群彦汪洋其來久矣至今藹如惟廣文先
生以斯文為重閩中三外野人鄭思肖頓首

三教記序

我自幼歲世其儒近中年闖於仙入晚境遊於禪今
老而死至悉委之第邈來三教凄凉甚矣不覺教之
為之動心各因其意作三教記何夙習之尚未忘邪
然期望天下後世之心則深矣切矣吾其絕筆於斯
文乎

我自三十六歲科舉既斷之後絕不至于學校又三十一年終不能忘其為儒也昔五帝三代皆有學也礼凡始立學必釋奠于先聖鄭康成以先聖為周公孔子固是周之舊典至孟子出始播告宰我子貢有若之至論是以儒者皆願學孔子及漢興高帝五年至魯聞絃誦以為守礼義之國七年樂行儒者叔孫通所定之礼是以十二年過魯不祠周公而以太牢獨祠孔子皆不能忘其所宗也蓋吾夫子之開道統也雖不外于祖述憲章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意然以此道大開古今天下君臣盛德之美聖矣斯文之

運必準之於吾夫子而後斯文始定而始昌此道弥尊而弥章微吾夫子創始以儒道設教垂憲万世則後世仰誰為儒道之大宗主至今國法家法身法心法天下之人凡百行事悉當準之為法大矣哉為吾夫子之心法何如昔吾夫子以一日克己復礼天下歸仁之妙授于顏子以吾道一以貫之、旨語于曾子此二者吾夫子開道統之大本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尊王之經孝經事君親之書此二者明人倫之大法獨吾夫子化而大之所以為大聖人續之者子思子孟子周子二程子朱子陸子諸公疊

疊而出皆有以開道統明人倫也凡自古為君子儒者何莫非此道。統之原集大成于夫子續于儒者儒者之事繫于學校學校本以教養人才也何以教之自正心始何以始之由讀書入讀書而不見道匪為讀書見道苟不明則無真詣實踐不嚴于正心則臨事差或義利莫辨况今既無以教之又無以養之而又不能以禮義自養其所養其心餒矣每垂涎于外聞路傍腥芳之氣襲人必乘其餒而入則醉彼耳目口鼻也深意氣狀貌与之俱變有似此身不屬於我者非道果離于人而人自昧其道耳奚不自悔自

小山堂鈔本

艾發憤思之一旦日出勃然晨興八荒洞々然与我化矣而此道至廣至大妙乎無垠与天地萬物相与周流曾無間然所謂吾夫子開道統之大本明人倫之大法者一也二之則小一之則大皆我本然之善固有之天也非外假也豈風雨晦冥所能惑也甫無愧於為儒抑亦激勵學校苟未至于大全其道得以切磋琢磨者其學問器識可經綸治道可著書立言俾天下人皆不越于禮義廉耻之域其效博哉或非其人而儒其業夫豈曰儒自古有用之才為君子儒者尽出于學校當知學校乃禮義廉耻所自出之地豈

徒有用而已切勿謂之學校儒者惟業科舉時文
庸而無用何補世道然科舉時文其所講明皆九經
諸史諸子百家天地陰陽五行萬象歷代君臣聖矣
人物道德性命仁義忠孝礼樂律曆制度政事戰守
形勢風俗氣數文章技藝万事万物格物致知誠意
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旨要其中選者衆作
案如亦未嘗不妙也析理則精微論事則的也亦多
開發後學其為人物典刑氣節議論初未嘗亡也特
行之有至有未至多成空言今言空言者亦固聞更
三十年舊儒無矣後之來者出何不早不得一拜斯

小山堂鈔本

文之盛嗟彼之眼何其貧甚欲問辨誰其問辨欲於
式誰其矜式欲就有道而正焉誰其有道向使我早
年不得父命遊學泮宮遊學四方出而廣大其見聞
歸而我父開以天理將何以正其心將何以終其身
今不敢忘其所教故尽死以我父為師但我無能為
人也不能自其儒者之道而新之乃抱此拳、空意
欲以被之將來可哂也已惟吾夫子之道無古無今
無變無異無斷無續無窮無極遂述此意名之曰早
年遊學泮宮記

十方道院雲堂記

我夙慕長生甚欲創道院中年後化為頑物不復作
神仙夢想乃止昔嘗謂自唐以來若宮觀道院若僧
寺菴院並絕少却多有真心出家之人迺來仙佛之
居數倍多于三十年前而率皆富者蔽身貧者窶食
焉非真心出家通身俗氣厭罵貧者安有真心供養
于人也然則天下山水非不勝也仙佛室序非不多
也特未嘗多見有真心辦道者又未嘗有真心尽情
供養于人之人若無真心辦道又豈知供養凡人与
供養神仙等無差別則滿眼但見盡是神仙更不見
有世間凡人或生分別心曰此仙也此凡也非真道

小山堂鈔本

人非真道院曰道院者何与宮觀異道院乃廷待天
下十方蓬頭鬢角跣足破衣清淨雲水道人憇有入
靖之所其來如風其去如空似非世間人為流通大
道而來耳實以曩劫上帝憫世人陷沒於彼海中不
得壽其天年勅神仙以長生不死妙道流行世間擇
有德行之人而授之道家之道正法也謬師貪婪銜
竒特千人萬說自異為高至有魔法恣說百年種穢穢
之事誣污大道迷之賣之於少年富貴之人不顧上
天有禁死則罪在不赦始者入塵濁遂入道既入道
反再入于塵濁何其顛倒錯謬如此以其本無真心

于出塵離俗也胡不思大道乃自然清淨之理神仙
乃出塵清淨之人若不清淨則德行從何而生縱是
有功于人不從真實慈悲清淨心中流出則不曰大
德行若無大德行決無大脫灑決不得大成就縱遇
極妙真傳使其無福魔必壞之決不得結其聖胎決
不可身外求道、不在於身外決不可心外求道、
不在於心外此心不真不定不純一不空玄有想有
存有意有方所有運用有希望等事尽是妄想總有
纖塵既生魔業于深定中假有一切祥異皆為魔勿
喜勿怖勿視當自消滅始契至妙若以一妙散之衆

小山堂鈔本

妙曰玄牝曰鉛汞曰斤兩曰火候曰結胎出胎等有
種、假名各有種、奇說苟悟以衆妙攝于一妙一
尚非一衆曷為衆咸泯之于自然之中咸無衆名咸
具衆用魏伯易云委志歸虛無証驗自推移以舊鄭刊本為
正今尽刊作證正此旨也以浮游而守於規中抑其
難以推移者誤
次為是故神仙之道無他一自然之妙而已矣必先
絕其思慮若渾忘于晝夜靜極于極靜極靜于靜極
自然其清淨清淨其自然自然冥身心于空、而不
昧自然藏乾坤于玄、而不漏自然返本還源自然
月滿精盛自然當大造化一陽將動未動之初我自

中深、深極之根自然出獻甚玄甚妙甚微甚真之
先天陽精以為丹母自然通于任督湧泉同時互相
滋、醱、沸發真熱捧擁丹母升上降下交貫周流
以大造化大妙一身自然媾孕于其中自然凝而為
長生不死純陽之寶動其自然之動而不動其自然
之不動則動者以無動而動悠久綿密秋毫不差自
然成就于無終始之始終其心不死決不成道以我
自然聽其自然純是真心自然其然不涉人私而弄
天玄此者誰也誰其此也 萬億皆壞獨此不壞一切
皆真萬象自靈妙潛于至深清微于極圓醱而渾沌

小山堂鈔本

之髓而常吹古馨玲瓏金玉之體而獨抱空堅化其
所化、為至化清風白雲同一去來出沒天無根而
根于天地無蒂而蒂于地人無心而心于人三者雖
不同道而同于道、而同之則与之同遊于無何有
之鄉或為神其無形之形而出似乎開太空有聲大
叫世人曰汝等如何昏醉不醒邪有欲應之者已挾
之出六合而去寧有蹤跡与世人見之人也世間道
院豈能延之設造奇特華麗道院過數百所不如以
一點真心尽情供養一切道人尽力利益一切衆生
若以此為道院始入神仙境界敢以我夙誓真心尽

情吐露向者所參道家精蘊冒禁破戒說而為文平等供養十方三世一切神仙一切道人一切世人願一、先以德行為本仍以此道壽其自然清淨之天終与此道同扶乎天地人而同超于無、有、有無無有之表豈不了其無所了之了而了也邪遂以此文曰十方道院雲堂記

十方禪刹僧堂記 一名佛法正論

我三十年来幅巾藜杖獨行獨住獨坐獨卧獨吟獨醉獨往獨來古闔戶城每一至於萬壽承天虎丘諸禪刹之間必喟然嘆曰我生也晚惜乎不見古尊宿

小山堂鈔本

法席隆盛之時向者徑山灵隱天童淨慈育王中竺雪峰雪竇蒋山道場能仁東林仰山黃龍開先百丈復林鼓山大滌石霜西禪保寧疎山金山焦山何山夾山福岩圓通江心太慈華藏名刹百餘皆為法窟大刹禪單近千教小刹禪單亦不少凡古尊宿之行道也一語一默一動一靜無非舉唱向上巴鼻了當衲子命根多有死其心于一坐宴間而笑罵于佛祖之上者如在世外受清淨福自不肯飲酒自不肯茹腥自不肯私庖私啖自不肯私富私居自不肯傲慢恣縱所為野氣如一水菴岳松源冲庵絕範無準現

月林開無門諸老禪據師位皆孤硬有思辣手皆講
叢林規矩不許看經看冊不許偶語雜事晝夜趺坐
密如列筭盡命參究咸有覺觸是以頗多龍象堪以
負荷法門夫何今日爐冷鏡輕不足以煅煉法器飯
糲食惡不足以供養大眾常住昧于收支通于搏節
幹衲子口中食為囊橐計為結托計為自醉醲飽解
計比之皆然致使十方衲子東馳西走竟無可放包
參請之地昔不憂飯今憂無飯昔不憂師今憂無師
江南禪教諸刹連年遭水遭荒常住逋訟窘迫處
閉僧堂併教年可去者去不可活者丐借獨爰偷救

小山堂鈔本

殘命如失母兒所無依附先是三十年來爭奪住持
耗常住竭私畜弄貧買勝無辜爭訟亦多摧挫費耗
失傳儀落業共撥因果大為時俗變壞江南十方叢
林古意今盡不存竟無十方本色神子處、僧亦皆
少逆料此後法門愈其難以世人意馬惡業易于跌
蕩後于雜髮背古悅新競舞魔怪叛于正法我欲痛
說不忍筆之昔黃面老子嘗懸記末法僧門流弊不
幸身覩見此間有清素純正辨道之士北為怪物罵
之何苦自取桎梏其身苦者益苦頗難于獨立堅抱
舊心固無搖動彼偷心未歇者亦從而得志逞盲辨

以當宗乘笑守古戒為不脫灑自誣自尊鼓無明火
入骨受財富者愈富念、謀僧官買大任持營私室
為俗窟生親子為徒弟業重魔熾浮于俗人若我痛
哉絕不念黃面老子正為何事出世百丈禪師亦何
為而作僧堂爰自少室曹溪多居律寺別院說法尚
苟簡雜居無倫唐代宗末百丈始發廣大心別創禪
居立法堂立僧堂又置十務以處主事者清規一出
法度咸新素無蒙堂無前資無單寮無退居方丈無
塔頭菴院其曰禪僧無高下但依入堂次第同一堂
而處進則始出位尽力為衆退則仍屈已棲身于衆

三條椽下七尺單前一切不顧寧肯犯人苗稼為衆
所擯笑又况百丈以前天下苦無多寺院而辦道之
士多無地棲禪率是獨隱深山窮谷刀耕火種面自
食其力身其勞苦則心不純一豈不願得一單自如
將安其身而遠于役可移其心而專于道百丈之惠
可謂至矣有志氣者可以安禪可以共住可以同參
可以交相淬厲可以交相鼓唱可以交相行道照耀
山林大衆群然一時一、坐破蒲團我心亦足慶快
我成道大衆不成道我不願獨先成道我安大衆不
安我決不敢獨安昔創此僧堂為大衆設非使我獨

安于辨道也安其身所以安其心安其心所以安其道苟不安于道則不安於心不安於心則不安于身不安于身則心生万夢失却自己何以為佛法棟梁何以為衆生表率僧固亦人也為其清淨慈悲了達自心而得僧之名若以落鬚髮披袈裟為僧九間万椽百席千單為僧堂此世間見也誠不曾聞往昔之時千岩万壑之中古尊宿行道之處萬錫飛來如龍走官雖現頭角不露爪甲劃破虛廓別為一道不涉世人衆生行處万利日月出沒其中八面風雲變化于外無所之所不住而住爭奈有目者不能見有足

小山堂鈔本

者莫能入是誰之過与倘能飽食終日無所用其心恐亦可以消檀施一盂飯然未廣大也必有大心大士与大衆同生死同粥飯同行住坐卧同開此心本然無尽廣大之天一：尽覆蓋三千大千世界方始与黄面老子吐一口氣何期末法叢林凋零若此思之眩然安得不淚下如雨我老矣死矣誓當重出頭來以大力量于無尽無尽百千万億大衆僧海中推出無量無量劫前古佛剖開自心無尽廣大法門大告報一、无尽衆生塵刹一、三千大千世界若是大心大士便請各、歸堂去快哉

快哉第佛法至此亟矣必先速得數十人肉身大士
大闡神通應化天下諸刹使一切衲子外不壞于
一毫賄賂酷虐內不犯于一塵淫殺貪傲其不遵
黃面老子遺教經最後教誨之意者不得名曰僧
然後却与之論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之宗風佛
法其具乎我今苦告諸佛子各々速入大回心
三昧但言之至此我亦固知所措諸佛菩薩寧
不動心為我遂嘔我心中无忱声而為誓銘之
曰十方禪刹僧堂記

平江路天心橋南劉氏梅溪書院印行

小山堂鈔本

附錄鄭所南小傳

姑蘇志

鄭思肖字憶翁號所南福之連江透鄉人也祖咸卒
于枝江縣主簿父震字起龍菊山淳祐道學君子為
和靖書院山長景定壬戌卒于吳興長洲縣甌山母
樓氏妹為比丘尼名普西公太學舍應博學宏詞科
侍父來吳寓條坊巷元兵南下扣閣上太皇太后幼
主疏辭切直忤當路不報初諱某宋亡乃改今名思
肖即思趙憶翁與所南皆寓意也素不娶子一身念
念不忘君形于言詩文中如遇徐子方書塾云不知
今日月但慕宋山川題鄭子封寓舍云此世但除君

父外不魯別受一人恩寒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何
魯吹落北風中贈人云天下皆變吾觀其不變惟其
不變乃所以變其變者物也不變者道又云古人重
立身今人重養身立身者蓋超乎千古之上與天地
周流于下知不識之天也養身者惜一粟以活微命
役于萬物死于萬變者也何足道哉遇時歲伏臘輒
野哭南向拜人莫測識焉聞北語必掩耳亟走人亦
知其孤僻不以為異也坐卧不北向扁其堂曰本穴
世界以本字之十置下文則大宋也精墨蘭自更祚
後為蘭不畫土根無所憑藉或問其故則云地為番

小山堂鈔本

人奪去汝猶不知邪不欲與雖迫以勢權不可得也
天日本中峯禪林之白眉聞公名欲見未果偶會于
孝子梅應發家一見各默不語坐久之本忽謂所南
何不說法曰兩眼對兩眼無法可說及別去本又云
博學老子公即曰世法和尚趙子昂才名重當世公
惡其宗室而受元聘遂絕之子昂教性候之終不得
見嘆息而去無何貨其所居得錢則周人之急田亦
捨諸荆惟餘數畝為衣食資語佃客曰我死則汝主
之蓋不以家為矣自是無定跡吳之名山禪室道官
無不遍歷多寓城之萬壽覺報二荆疾亟時囑其友

唐東嶼曰思肖死矣頰為書位牌當云大宋不忠不
孝鄭思肖語訖而絕年七十八蓋公之意謂不能死
國與無後也自贊其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可懸
此頭于洪、荒、之表以為不忠不孝之標樣宋社
既墟適意緇黃自稱三外野人嘗著大無二十空經
一卷空字去工而加十宋字也寓為大宋經造語奇
澁如度詞可曉自題其後云臣思肖嘔三斗血方能
書此後當有具眼識之又著釋氏施食心法一卷太
極祭煉一卷謬餘集一卷文集一卷自叙一百二十
四詩一卷與菊山先生詩集并行于世

小山堂鈔本

題鄭所南行錄後

右所南先生行實一卷吳門唐謙自牧所纂錄也錄
成以示予、讀之至其末云公之行可尚惜無人為
作傳姑記其概如此因嘆曰自牧之錄此其有關於
世教哉蓋先生亡國一太學生耳非有官守言責而
享祿任之崇也顧其不屈也若是則夫受國恩承顧
託乃俯首貼耳若無所與而謹曰運教有歸者獨何
心哉先生遂至於終身坐卧未嘗北向則其秋霜烈
日之難犯者蓋凜乎其不可向迤矣故其歿也平日
之醜然自欺而不能無愧畏于先生者方自慶幸又

烏肯執筆以發揮之也哉此先生之高節峻行所以日遠而日亡也今自牧乃能于篇章殘廢之餘故老咽零之緒撮拾纂綴得不至于尽泯而其賢不肖同心之不同于此可見矣嗚呼使伯夷之風不聞於後世頑夫安得而庶懦夫安得而立哉予故曰自牧之錄此有關於世教也歲癸卯三月姑蘇王行書

題宋大學鄭上舍墨蘭 有序

王逢

公諱思肖字所南肖与南何居義不忘趙北面他姓也世家三山曾大父咸仕宋父起淳祐道學君子公太學上舍應博學宏詞科會元兵南叩闕上宋大皇

小山堂鈔本

幼主疏不報國初諸父老猶能記誦之語切直犯新禁俗以是爭目公、遂變今名隱吳下所居蕭然坐必南向遇歲時伏臘輒野哭南向拜而返人莫測識焉有田三十畝邑宰素聞精墨蘭不妄与人因給以賦後取之公怒曰頭可得蘭不可得宰竒而釋之又嗜詩題蘭云玉珮凌風挽不回暮雲長合楚王臺青春好在幽花裏招得香從筆硯來通徐子若書壘云天垂古色照柴門昔日傳家事具存此世但除君父外不魯別受一人恩寒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禦寒不藉水為命去國自同金鑄心其

為文操行率類此晚年益究天人性命之學竟以壽終

舊傳獨行老康成文物衣冠魯兩生甘与秦民潛避世耻為殷士裸如京天池水淺鯤南息衡岳峰高雁北征三百運終遺墨在秋風九畹不勝情

題鄭所南宅

樂橋東條坊巷

王賓

所南遭宋末痛困事日非上書切言之宋亡不顧產業寄身僧舍常面南哭泣坐立不向北其菊花詩有曰寧向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

自從宋鼎被遷移此宅飄零弃与誰人問先生垂淚答國亡何用念家為

小山堂鈔本

元夏士良圖繪室鑑云鄭思肖字所南福州人工畫墨蘭嘗自畫一卷長丈餘高可五寸許天真爛然超出物表題云純是君子絕無小人

題周草窓畫像卷

王行

宋運既徂吳有三山鄭所南先生杭有弁陽周草窓
先生皆以無所職守而志節不屈著稱前二十年時
獲瞻所南先生立像于吳門唐氏所南孤勁岩峭有
凜然不可犯之色觀其終身未嘗北鄉而坐可槩見
烏今獲瞻草窓先生像于長洲沈氏草窓豪偉逸秀
有飄、邁俗之氣觀其自贊之辭可概見焉二先生
姿韻雖殊要皆介然特立足以增亡國之光者矣晚
生後學不得親接其言辭風範於當時乃獨於其遺
像以想見其人可勝其歎慕也哉沈氏字伯凝家多

縱橫踏天地顛狂濶步誰能倫
倒拂溪藤直無蘭花
紫葳蕤香可餐清風無塵烟霞翠
月白凝寒半夜寒
入夢迷人燕如醉相送援琴瑟
對嘆老翁不見今何
在忍看遺墨眉皺攢人亦香兮
蘭亦香相思脉脉欲
斷腸雲開山阿見圭璧風散群
飛聞鳳凰長使逍遙
不拘束與蘭千載共幽芳
中吳王育賦

雨過春山曉雲歸空谷香
灵均不可見惆悵對幽芳
烈哲

南子臺端有古香不求或與
意尤長如今好事非前
輩祇愛昌陽掛屋梁
曾游澧水通湘中祇見花葩

小山堂鈔本

作小叢近日灵均生意轉
衡從千畝媚春花
餘澤
題

南望湘江歌楚声癯鶴骨
老山林濡毫為染萋紅
血澹掃出芳寄此心
魏俊民

家學相承宝祐年東籬幾
度菊花天紫萼孤葉留殘
墨更覺秋光分外妍
卧龍山人陳昱

南冠江上哭湘纍淚著
幽蘭雨裡枝不獨萋紅
血化碧孤芳愁絕有誰知
遂昌鄭元祐

君子譬如蘭在谷所翁得
之香可掬湘江浩蕩波濤
空月落蒼梧滿秋屋
屠澤釋德欽

老子平生忠義俱棲、山澤太清癯、疎豪不作尋常
醉恰似三閭楚大夫

鄭所南胸次不凡、文章學問有古人風度、不偶于時
遂落魄江湖、晚年學佛作詩作畫、每寓意焉、然其白
首南冠磊磊落落、或者有未知也

王冕

鄭公高踏出風塵、心蘊靈均九畹春、每向毫端適出
吳自然、花葉逼其真 胡熙

手種沅湘九畹春、所南心事似靈均、古今俛俯仰俱
塵跡紙上出、芳見似人 汴城段天祐

小山堂鈔本

惟公生南楚、侍官來吳中、身遭宋國亡、耿耿懷孤忠
無家又無後、南冠號北風、洒淚寫離騷、咄咄如書空
出花間、疎葉孤生不成叢、修然教華間、遺恨自无穷
固成綴新語、怪誰能通流、落為世重心、若寧論工
此花有時盡、此恨无時終、吁嗟匹夫心、所受由天衷
我思殷頑民、千古將無同 韓奕

所南不易作、必賢士不然、寧付之方外、不肯落凡
夫手、此紙先藏于衲子、今歸吾手、魚所南在地必欣
然以為得也 正德辛未祝允明記

